

清代
叢刊
筆記

庸
盦
筆記

薛福成著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庸盦筆記卷之五

幽怪

無錫薛福成叔耘

魁星為學徒換心

無錫顧燮景廉訪光旭以乾隆間名進士。由御史歷官甘肅按察使。歸而享林下之福。一時風流文采。歸然為江左靈光。相傳廉訪幼時。資性極鈍。年十四五。讀書無成。封翁使在市廛學賈。異俗凡初入廛者。一切灑掃傳餐雜役。皆任之。并須為先入廛者滌溺器。越日廉訪悻悻辭去。告人曰。雜役吾所不敢辭。滌溺器胡為者。請於封翁。誓必奮志讀書。雖餓死不願學賈。於是下帷攻苦。讀書不熟。焚香跪而讀之。猶不熟。則夜以繼日。稍欲睡。則以水沃面。以錐刺股。至旦不休。及詣塾師背誦。茫如也。塾師為講解書義。每至舌敝唇焦。戒以牢記勿忘。明日試之。又茫如也。越一年。塾師謝封翁曰。此子篤志有餘。而吾力已竭。愧無寸效。盍早改業。毋徒自苦。廉訪涕泣固請卒業。塾師憐而許之。適吳中大饑。封翁家素清貧。欲賑濟而無力。僅存古帖一通。聞某學使酷嗜書畫。欲售與之。而無從也。書賈有姓曹者。里人呼之曰曹作惡。常遊學使之門。封翁謂作惡曰。吾帖價值千金。因急欲賑饑民。雖減價亦當鬻之。作惡攜以呈學使。且告之故。學使曰。此帖本值千金。吾亦欲救饑民。當倍與之價。以二千金購之。作

惡還告封翁曰。學使謂此帖僅值百金。特因賑饑而倍其價。今有二百金在此。封翁不得已而受之。設廠施粥。繼以勸募。躬自經畫。劬勞萬狀。全活頗多。當翁封善賑時。作惡忽得疾而死。示夢於其妻曰。吾一生乾沒人財多矣。然尚在可原之列。此次侵蝕顧先生帖價千八百金。數非甚多。陰司以民命至重。吞販不仁。譴罰甚酷。既奪余壽。又將絕余後嗣。顧先生雖限於財力。施濟未周。然仁心發於至誠。善機充溢。福在其子。不日可振科第。登顯秩。吾一念貪財。累及妻子。曹氏之祖宗餒矣。啜泣而去。里中微聞其事。或謂顧氏子頑鈍如此。豈能驟得科第。疑信參半。未及一年。作惡之妻及其三子相繼夭沒。曹氏遂絕。廉訪年十七八。學業無所成。塾師教以作文。每命一題。窮日夜之力。僅成一起講。且格格不成文理。廉訪發憤研思。每忘寢食。一夕作文。苦索不得一字。倦極隱几而卧。忽見一神。如學宮所塑魁星狀。左手執盤。內盛人心一枚。右手執利刃。蹀躞而前。驟刺其胸。劃然中開。遽以手探其心去。復以盤內心補入之。肘摩數週。胸前脛合如故。魁星徐步而去。廉訪驚醒。則一燈熒然。覺戶外尚有足音也。自捫其心。始而怦然。既而豁然。注視所構之題。則已徹上徹下。融會貫通。振筆疾書。遂成全篇。明日以呈塾師。塾師疑駭。謂為抄襲。欲撻之。廉訪請試他題。頃刻間。援筆成篇。塾師讀之。驚曰。汝可以為吾師矣。此吾所百思不到者也。自是廉訪讀書十行俱下。博覽多識。為

文章操筆立就。冰雪聰明。名震一時。往應小試。入泮。聯捷鄉會試。成進士。入部曹。年未弱冠也。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以廉訪之誠心嚮學。固無不通之理。所謂誠至則金石開也。然苟非封翁有大陰德。則感通不能若是之速。蓋必二者兼至。而讀書斷無不成矣。嗚呼。孰謂天道之無報施耶。

亡兵享關帝廟血食

咸豐年間。貴州貴筑縣。一馬兵。因事伏法。越一年。其同營一步兵。奉差道出某村。宿於逆旅。有老媪。忽發狂噬語。諦聽之。馬兵音也。對步兵拱手曰。賢弟相別一年矣。我來此無他事。我生前在伍當差。扣至某月某日。尚有應領錢糧銀六兩八錢。吾營把總欺我已死。竟思乾沒。致令吾母無以度日。今托吾弟歸告把總。速將我名下餉銀六兩八錢。付與吾母。為衣食資。彼早已列入報銷冊內。若欲侵蝕一分。我定不與干休也。步兵唯唯。因問今在何處當差。馬兵曰。吾雖死於法。然時運所值。非吾罪也。上帝憐我一生忠直。派我在此村關帝廟。享受血食。三年後。即須有人更替矣。步兵曰。關帝乃最顯赫之神。何能容汝頂冒。馬兵曰。天下關帝廟。奚啻一萬餘處。關帝豈能一一而享之。故選各處有靈之鬼。代享血食。以功德之大小。定歲月之久暫。各如其量。不爽分寸。若我所享。不過三年耳。步兵歸營。以告把總。把總大驚。查閱

餉冊果已列銷。其數果得六兩八錢。亟召其母。如數予之。後詢知某村果有關帝廟。新者靈異。能禍福其村民。余謂馬兵惟耿耿不忘其母。為謀衣食。則其生前之孝可知。其享血食三年也固宜。

寶應戚烈婦祠

寶應城中有戚烈婦祠。殿宇軒敞。乾隆年間奉旨發帑特建者也。咸豐庚申之歲。有諸惡少在祠中挾妓飲酒。驩呼諧謔。無所不至。樂而忘倦。夜以繼日。忽狂風起於殿外。窗戶傾倒。燈燭盡滅。諸人驚怖失據。或為窗櫺所摧壓。或自隕於庭階。皆血流被面。身負重傷。踉蹌奔散。一少年生平惡蹟最多。自觸殿前石獅頭。腦破裂。越日而死。兩妓顛頓塵塚中。面目為糞土所汙。幾失人形。見者無不失笑。城中父老聞而驚歎曰。嗟乎。諸人敢在烈婦祠中狎飲。宜其自速厥戾矣。於是有談烈婦之事者。云烈婦生於明之季世。不知何氏女也。幼字戚氏之子。戚子既長。而得廢疾。僅與一老母同居。貧窘不可言狀。父母議別為烈婦擇配。烈婦涕泣請歸戚氏。然知其父母意不可回。一日烈婦乘間自往戚氏。請於其姑。願留為戚家婦。其姑辭之曰。吾子既成廢人。家貧又不能養汝。當從汝父母。另擇佳配為便。烈婦曰。女子從一而終。吾父母既以妾許字吾夫矣。不幸夫以疾廢。妾之命也。敢冒非義而改字乎。吾從父母

之初命也。遂留戚氏為中主饋。專以女紅養姑。與夫孝敬備至。其姑病卒。其夫早已廢在牀褥。復侍養數年。而夫亦卒。烈婦歎曰。吾失所天矣。一身飄泊。安所歸乎。遂自盡以殉焉。其都里為之棺斂掩埋。然久未得旌表。乾隆中。

高廟南巡。舟至清江浦。

高廟望見

一婦人。舉止異常。行不甚速。而常在御舟之前。直過寶應。入高郵境。始不見。及自杭州回鑾。將至寶應。復見此婦。

高廟使侍衛登岸問之曰。汝有冤欲訴乎。抑欲乞錢米乎。婦人

稽首對曰。我戚家寡婦也。因忽不見。

高廟悟曰。此必節烈婦人來求旌表者也。因

特旨下院司府縣詳求戚寡婦事蹟。是夕夢見婦人在舟前拜謝。惟因歲遠人湮。府縣

訪查數年。未得實蹟。及

高廟二次南巡。復見此婦人。猛憶前事。

嚴旨催問府縣

實力訪查。父老始有述其事者。府縣據以詳覆。江蘇巡撫為之覆奏。

特旨旌表。頒發帑

金。建立專祠。規模稱宏。故焉。夫宇宙間惟忠孝烈節。歷久不磨。烈婦能自達於

聖主

以彰潛德。幽光於百年之後。其靈爽實足貫終古而不散。何物惡少。敢在祠中肆其狎戲。其獲譴也宜哉。

殉難知縣顯靈

金匱華君元超。字鰲峰。平生為人俠蕩。不拘細行。咸豐七年。以拔貢授廣西向武州州判。大

府檄權平樂縣事。未幾賊陷平樂。被執。賊偉其貌。誘之降。不屈。脅以白刃。被傷數處。勃然大罵賊。乃懸之密室。每日毒打。凡十四日。問以降否。仍大罵不已。乃殺之。而殘其尸。其中表弟薛文元。覓得其一足。招魂具棺。奉其妻子。懸城而出。沿路乞食以行。適遇蔣廉訪。益澄統兵將赴平樂。文元具稟。稍求資助。廉訪瞿然。召見之。問曰。平樂故令姓名。是華元超乎。對曰。然。問其貌。是美鬚豐頤。頹然以長者手。對曰。然。廉訪曰。然則且留此。一二日。待吾進勦平樂。克賊而回。然後送行可乎。吾於華元素不相知也。前日忽夢平樂令來謁。見其手版。知其姓名。迨進見。但請一安而退。別無言語。而子適至。意者吾軍其捷乎。越二日。聞官軍得勝而回。并繫得害平樂令之二賊。廉訪召文元。使視之。一則毒打用刑。一則手刃加害者也。廉訪乃為華君設位殺賊。摘心致祭。明日贈白金八兩為路費云。

浩劫前定

姑蘇顧杏園太守。鴻達。自部郎出守漳州。由瓜州口浮江西上。舟泊蠓磯。磯上有蠓磯夫人廟。祀蜀漢孫夫人。嘉慶二年封為崇節惠利靈澤夫人者也。磯在蕪湖北岸。並無高岡。遙望之。不過亂石堆耳。相傳泊此者。多不利。故遊宦賈客。必越而過之。太守之舟。因日暮。遇風。不得已而泊焉。是夜舟人夢入夫人廟。見儀仗森嚴。執事者奔走雜遝。夫人翠羽明璫。儼然高

坐一人古衣冠狀如判官者。前稟曰。今夕泊舟之人。將貽誤大局。害數千百萬生靈之命。不
如就此溺之。以救無辜之民。夫人笑曰。汝之意則善矣。然此等大劫。雖上帝亦祇聽其自然。
豈我輩所能挽回耶。遽揮之出。舟人驚醒。太守竟無恙。抵任視事。會金田會匪洪秀全楊秀
清韋正馮雲山等。斂錢惑眾。流毒鄉里。是時李武愨公孟庫知桂平縣事。訪縣中公正紳耆。
親造其廬。詢以捕治方略。紳謝不敏。既而曰。家有善本藏書。請入觀之。李公會意。屏其從者
於外。與入密室。紳白曰。縣中自僕從書吏。以至皂役。無不為賊耳目者。公能單騎相從。某等
願効力。李公曰。諾。屆期。李公戒從者出。拜某客。至中途。見道旁一騎呼問之。則某客之騎也。
問客何在。曰。在某處。公如欲訪之。請即乘此騎以往。李公乃悉屏騎從。上馬前行。頃之。悉執
洪秀全等以歸。蓋諸紳既與公約。部勒其眾。導公掩捕羣酋。悉獲之。無一免者。遂置之獄。請
於郡守將殺之。郡守不許。固爭不聽。李公拂衣而出。郡守追謂之曰。諸賊皆廣東花縣人也。
子必欲治之。我為子辨文。遞解回籍。斯已矣。諸賊既出獄門。即被其黨劫去。盡滅諸紳之家。
遂舉兵反。數年勢遂滔天。荼毒生靈數千百萬。太守以縱賊殃民。被議遣戍。後復釋回。老終
牖下。豈劫數前定。冥冥中不以相責耶。然數千百萬生靈貽誤於一人之手。而竟不伏其辜。
何也。

故相索命

柏靜濤中堂。以戊午科場案伏法。其咎祇在失察。予以褫革。已覺情罪相當。若軍臺効力則重矣。乃肅順等用意。在修怨以立威。必殺之而後快。天下頗謂用法過當。甚有為之呼寃者。肅順將敗之前數日。在熱河直廬獨坐。其僕從忽聞室中喧嚷聲。倉卒奔入。則見肅順方作避避狀。但連聲曰。七哥請勿怪我。七哥請勿怪我。七哥者。肅順平日稱柏相者也。兩僕前扯肅順曰。日尚未入。中堂何驚。肅順如醉如醒。謂其僕曰。汝等見柏中堂乎。頃柏中堂以手自挽其頭。對我而笑。口稱索命。令人可怖。因指示之曰。尚在彼處。忽復驚曰。者中堂垂帛於頸至矣。當奈何。者中堂。即者英。亦因肅順專疏劾奏。奉旨賜自盡者也。俄而家人環集肅順如夢初覺。若已忘前事者。自是神氣頹喪。智慮亦大不如前。未十日而奉旨褫逮矣。蓋死期將至。敗氣已見。而怨鬼乘之為厲也。

大臣某公轉生為光州牧女

欽差大臣某公。於咸豐同治年間。督師勦賊。其初頗號能軍。既而聲望頓減。獲罪遣戍。旋程回。仍出督師。功過頗不相掩。繼而過多功寡。屢起屢躓。凡三握大臣關防。終奉嚴旨。逮下刑部獄。遂賜死。其獲戾之故。在忌才好勝。恃氣凌人。晚年耽於酒色。兼好財貨。營中

聚貪詐無恥之徒為委員。每日暮駐營。各員四出搜羅婦女以進。明日拔營。復委棄之所。不可數計。至於納賊妾。通賊妻。見於彈章者。復疊疊也。同治甲子。余遊大梁。則聞人言某公已轉生矣。蓋為知光州直隸州某君之女也。某君在光州署中。一夕夢人以某公名刺投入。因素所熟識也。倉猝冠帶將出迎之。見金甲神縛送某公自天而下。倏忽入其妾之房中。一驚而醒。內室遣人來報妾生女矣。某君入內。其妾告以所夢。與某君相同。某公生前。面有青記。而此女亦有之。觀其神氣。宛然某公也。是說也。余無以審其虛實。或出於世人之附會。固未可知。然以某公生平濫佚陰間。罰令轉生為女。或亦理之固然。且其為我言之者。從前貴在某公營中當差者也。

鬼罵陳尚書

戊午科場之案。陳孚思給殺程庭桂之長子。余既已記之矣。孚思將敗之前兩月。其長媳有病。為鬼所附。忽變男子口音。細聆之。蘇州話也。鬼罵曰。陳孚思老賊。汝殺我以媚權奸。賺得一尚書好官。亦不過做得三歲有零耳。因拊掌大笑曰。白頭老翁。官與雖濃。乃亦有此一日乎。我看汝兩月之後。必以姦狀敗露。獲罪。然此猶其小者。再閱一年。老賊且不能保首領。與我相同。我不過死於都中。老賊當死萬里之外。我至此怨氣方平矣。自是鬼無日不至。無日

不關。往往挾其隱微。數其姦慝。一家僕婢。亦掩口而笑。乎思至不敢歸寓。或託辭借宿於外。且使人哀懇之。願為延僧唵經拜懺超度。鬼曰。吾既已喪吾首領矣。超度何為。且老賊之禍。皆其所自取。我不過宣播之以出其醜耳。及肅順伏誅。乎思以奸黨遣戍伊犁。鬼始寂然。其媳病亦大愈。明年回寇陷伊犁。乎思全家死焉。人始知靈鬼之能知一歲前事也。

玩視民瘼酷報

光緒元年伯相李公。以直隸蘆僧河淤塞。籌款濬築。派某觀察督辦工役。盧星五太守。應楷為總辦。所屬有委員數人。分司局務。既清丈河身及身旁地畝。分段取土築堤。有老媪赴局控訴。云業田十畝。與一媳一孫。賴為衣食資。今在所丈河堤之內。請為伸理。委員以空言慰之曰。已丈之地不能更改。自當給汝地價。老媪曰。給價則無田可種。終非久計。請另撥田十畝以償之。委員佯應曰。諾。久之老媪復來。委員仍以空言慰之。久之又來。委員厭其煩瀆。厲聲斥之。復呼吏役示將拘執。加扑責者。蓋欲攝之使退也。老媪號哭而去。自念失田。無以為生。遂赴水死。其媳見其姑死。不知所為。亦抱其子投水死。此事惟委員以下知之。而督辦與總辦皆不知也。明年盧太守權正定府篆。大病幾危。忽若有持帖來請者。隨往一處。則府城隍廟也。城隍神迎謂之曰。去歲有一事。君知之乎。因舉其顛末。且見老媪及一少婦一小兒。

跪階下。作訴冤狀。太守辭以實屬不知。城隍神曰。我亦知君不知也。此事在陽間。不過失察處分。雖得小咎。尚無大譴。彼為委員者。經老媪屢次申訴。而置之不理。又不以告君。貧民恃田地。以資衣食。若坐視其衣食將絕。而漠然不動。於彼豈有不死之理。在委員不過偷懶一時。而致死三命。絕人之祀。是委員雖無欲殺人之心。不能不科以抵命之罪也。言未既。聞呼號聲甚慘。則見兩委員執縛在階下。鬼卒以炭火灼其徧體。身無完膚。奄奄垂斃。太守一驚而醒。既却篆晉省。則聞一委員已徧體生瘡。潰爛而卒。一委員亦生瘡。瘡甚劇。胸腹已穿。臟腑流出。頃之亦卒。

山東某生夢遊地獄

山東某生者。老儒也。以授徒為業。博通古今。性鯁直。好任俠。見世間有不平事。則背裂髮指。少時讀左氏春秋及史記。至楚穆王事。輒拍案呼曰。嗟乎。有臣罪惡如此。而獲保首領。子孫有楚國者數百年。尚得為有天道乎。至為廢食泣下。其後讀史。至不平之事。輒鬱鬱不樂。搔首問天。或飲酒至醉。頽然就枕。鼾聲如雷。一日方寢。忽見一吏役持柬來邀。不覺隨之。至一處。宮殿巍巍。門卒若已豫知。謂吏役曰。王已坐殿相俟矣。吏役引某生入殿。見一古衣冠者。南面坐。白鬚頽顏。右左侍立者數十人。儀仗如王者。吏引某生行參謁禮。王者以手招之。使其

隅坐於旁。謂某生曰。汝好善惡惡之心。誠屬可嘉。然汝每讀書。輒呼天道無知。使汝徒見之。灰其為善之心。而長其為惡之膽。殊不知造物之理。因人善惡。以為報施。銖兩悉稱。或前世有善惡。而今世報之。或今世有善惡。而來世報之。其他善惡。或本身受其報。或子孫受其報。變化萬殊。不可執一。若夫汝所不平之事。固有罪大惡極。而身享榮富。慶流子孫者。非特汝為之不平。即千古人心。皆為之不平。今非借汝之口。不足以播告世人。故特召汝一遊地獄。某生懼曰。某平生無大罪孽。應不至入地獄。惟遇憤激不平之事。每呼天道無知。則有之。請從此力改。王笑曰。非欲汝常在地獄。今遣判官導汝一觀。即送還陽矣。判官請曰。地獄寒氣慘烈。銷鑠元神。非授以辟冷丹。恐遂不能還陽。王者付以二紅丸。判官以一粒噙之於口。一粒授某生噙之。導至後園地面。有大石板。判官命鬼卒昇去之。俯視洞穴。黝黑如漆。穴有石礎。判官與某生拾級而下。高呼開門。則見兩石門。豁然洞開。陰風撲面。如刀割。門內亦有光。與風雪陰晦之天相似。鬼卒倚門而立。皆突目獠牙。形狀可怖。內有牢獄十餘所。鎖鑰嚴密。某生欲入觀之。判官曰。此為第一層地獄。凡罪孽較輕者。與下層地獄罪孽將滿而減等者。居之數百年後。便可出獄。不必觀也。導至空曠處。復有一石板。鬼卒仍昇去之。石礎石門。及監牢十餘所。皆與前無異。如此旋繞而下。凡經十八層。愈下愈冷。漸不可耐。幸口噙紅丸。勉強

支持。某生瑟縮不前。謂判官曰。吾不能復下矣。判官曰。此為最下一層地獄。無復有冷於此者。汝可放心。因導觀各獄鬼卒。以鑰開獄門。其一曰。暴賊之徒。入其中。則裸身反接者數百人。鬼卒或鋸其項。或剝其皮。或斷其手足。一鬼卒提五首梟之長竿。判官曰。此乃朱紫黃巢秦宗權。李自成。張獻忠也。天道以人命為至重。凡殺一人者。必使飲刃一次。殺十人者。使飲刃十次。其餘皆各如所施於人者。以報之。五賊殺人最多。今在此。每日必斬首一次。明日合其尸首。灌以續命湯。則復活。乃復斬之。每年斬首三百六十次。然巢賊殺人八百萬。賊賊殺人千餘萬。以一人一日抵之。其罪限正無窮期也。某生曰。白起自長平坑卒四十萬外。卽次殺人。復不下四十餘萬。今其魂何在。判官曰。彼居此二千餘年。罪孽甫滿。今出獄不久耳。復導觀逆子之獄。則見鐵架排列數百人。皆裸身反接倒懸。架上鬼卒。以鹽糞雜穢水澆之。自踵至頂。淋漓腥臭。令人難耐。及水將滴淨。則復澆之。架上皆有牌標姓名。某生多不省識。惟見楚商臣。匈奴。冒頓。單于。吳孫皓。宋元凶劬。及其弟濬。皆在焉。判官曰。凡人富貴昏前定。商臣卽不弑父。亦可得楚國。陰律凡獲罪而及身。未受其報者。罰加倍焉。子孫未受其報者。罰又加倍焉。商臣為楚君時。尚無過惡。又在此年代久遠。本可赦至第十七層獄。然彼得保首領。而子孫又昌熾數百年。茲所以罰愈久也。問孫皓。豈嘗弑父母乎。判官曰。以弑其叔母朱

太后也。又遺望一小室，有鐵柵，四面冰雪瑩然。一人單衣踰跼於其中，口噤項縮，呼曰寒甚。判官曰：此煇煬帝也。凡曾為一統天子者，未便施之以刑，但使千百萬年在此寒冷之中，其苦不減於受刑也。又導觀逆臣之獄，多有三代以前姓名。某生不暇諦視，但就其可記憶者，則寒泥、陳乞、陳恒、華督、王莽、董卓、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石虎、蕭道成、蕭鸞、高澄、高洋、侯景、武三思、安祿山、李希烈、朱溫、石敬瑭、吳開、吳儂、范瓊、胡沙虎、崔立，皆在焉。每數十人共荷一長枷，復桎其手，梏其足，鉗其口，稍一轉動，則互相牽掣。判官曰：此輩生前皆喜專擅權勢，故死後束縛拘囚，使不得自由。某生曰：曹操之惡，不減司馬懿，胡不在此。判官曰：曹操罪惡甚多，然芟刈羣雄，使生民不罹兵革，其功亦稍足相抵。且享國未久，其子孫為司馬氏所魚肉，受報已慘。故在第七層地獄。若司馬懿陰險過於曹操，專以狐媚得天下，而東西晉享國至一百六十年，雖其時變亂頻生，仍覺便宜太甚，故受罰於死後倍酷也。又聞夷羿、趙鞅、田和王鳳、梁冀、孫琳、王敦、桓溫、桓元、王世充、史思明，在此上一層，即第十七層獄也。又望見冰室兩處，如煇煬帝所居。判官指之曰：此為隋文帝。此明永樂皇帝也。夫隋文帝毫無功德，欺外孫以篡其國，而殺機深險，至盡滅宇文氏之族，明之燕王，不過吳王濞、趙王倫之徒，僥倖篡奪，而屠戮忠良，用心慘刻，絕無人理。此二人自隋明既亡之後，拘到此間。隋文帝陰毒尤甚。

故使坐針棘之上。每一動則痛徹心骨。燕王罪孽尤重。故其冰室之旁。獨置糞缸百餘。俾萬古薰蒸於惡臭之中。罰亦酷矣。言未已。陡遇腥風一陣。濁臭難忍。某生幾至嘔吐。亟掩鼻疾趨而過。忽聞冰室中呼曰。某生救我。我往時一逞雄心。罪惡滔天。後悔無及。所尤難受者。此百餘缸皆係驢糞。臭氣沁我心脾。子其為我徧告世人。世上多一人知我。亦得早日離此也。判官笑謂某生曰。燕王至此方悔。已晚矣。生未及答。忽聞左邊呼痛聲甚慘。則隋文帝也。遙視其室。則四周皆以赤棘為藩。針長數寸。令人心悸。又導觀讒佞姦臣之獄。人數不下數千。某生所記憶者。則潘崇。費無極。豎牛。伯嚭。郭開。江充。王父。偃息。夫躬。賈充。蕭遙。光。元韶。王偉。虞慶。則楊素。李義府。許敬宗。周興。來俊臣。李林甫。高尚。嚴莊。盧杞。柳璨。呂惠卿。章惇。蔡確。蔡卞。邢恕。蔡京。王時雍。徐秉哲。黃潛善。汪伯彥。張俊。万俟卨。韓侂胄。賈似道。胡惟庸。陳瑛。石亨。焦芳。江彬。嚴嵩。嚴世蕃。趙文華。魏廣微。顧秉謙。溫體仁。崔呈秀。許顯純。楊嗣昌。馬士英。阮大鍼。皆在焉。大抵割舌斷腕之罰為最多。以其好用筆舌陷人也。亦每日一次。鬼卒各執一氣筒。以生氣煎之。則復連續。某生問秦檜何在。判官曰。此人跪在岳墳前。使萬目昭彰。眾口唾罵。且日飲過客之溺。數十百次。厥味無奇。不有。使彼嘔逆眩暈。奇苦萬狀。亦姦臣受罰之變格也。又導觀淫妬悍逆婦人之獄。則園圍一大區。其中多毒蛇。猛獸。惡鳥。而人數不下萬。

餘鬼卒皆褫其衣。以陳醋灌其背。諸鳥獸聞臭味即來。或吞或啄。明日隨鳥獸糞溺而出。鬼卒復以氣筒吹之。須臾復變為人形。則復為鳥獸所食。循環不窮。聞妹喜。妲己。褒姒。趙合德等。皆在其中。而未及覩。有兩婦匍匐階下。忽有豹來。舐破其腹。先食其腸胃臟腑。再食其身體。判官曰。此晉之賈后。及明天啟乳母客氏也。復指一大醜。有一人浸在酒中。掩面啜泣。腥臭難近。判官曰。此唐之武后也。此醜即彼浸死。王皇后之醜。陰司收其醜。與酒之餘醜。積年愈久。酒愈臭。今已隔千餘年。故腥穢若此。武后常浸此中。每閱三日。有一蛛一虻一鼠。輪流食之。食而復生。終不離此。夔某生曰。王皇后何在。判官曰。上帝憐其質直柔婉。慘遭殘虐。已列名仙籍矣。導出獄門。歷過酷吏之獄。迷將之獄。貪夫之獄。悍僕之獄。猾隸之獄。陋醫之獄。姦商之獄。判官謂某生曰。汝來此已久。恐不耐冷。無庸一一細觀矣。又過淫賊之獄。兇身之獄。某生曰。此中最著名者何人。判官曰。淫賊以北齊主高湛。金主完顏亮。受罰為最重。兇僧以楊建真。伽姚廣孝。受罰為最重。最後過奸閹之獄。聞內有呼號聲甚厲。判官曰。此魏忠賢方受炮烙之刑也。問此中尚有何人。則云趙高。曹節。李輔國。仇士良。王振。劉瑾。皆在焉。於是周覽既畢。判官導由原路旋繞而上。至第三層。適過一逆子之獄。判官曰。此中亦有一冰室。某生問何人。判官曰。唐宣宗皇帝也。某生曰。宣宗乃唐賢主。何以在此。判官曰。以其弑

嫡母郭太后也。且宣宗以瑣屑治天下。不達大體。始兆衰亂。何賢之有。頃之已至。殿上王者笑問汝來此。頗增識見否。某生曰。某今始知天道之果不爽也。王者命吏役送還其家。為吏所推一跌而醒。則厥去已半日矣。覺寒冷特甚。盪煮薑湯飲之。數日始復常度。某生常語門人。妬婦之獄。未見呂后。或者在第十七層以上。惜未一問判官也。

此篇大有功於名教。須看其用筆虛實繁簡。精心營度處。文法故自井然。

江南某生神遊兜率天宮

相傳前明萬曆年間。江南某生。遊幕山西。忽接家書。抱斷絃之感。某生因翩翩年少。品高學博。而其妻尤以端麗著於里黨。于歸之日。見者皆驚歎曰。天人天人。忽有神尼入告曰。此兜率天宮。仙女降凡也。八年後當返其真。既而其言果驗。某生感悼不已。因念神尼之言。有求仙訪道之意。居停與河南濟源為隣境。因往遊王屋山。搜奇探勝。莫有所遇。尋至巖穴幽處。夕陽在山。獨憩神祠。見一偉丈夫。昂然直入。土偶神像皆下迎之。稱曰大仙。某生膝行而前。以左手捉其右臂。緊握不舍。呼曰大仙。度我。偉丈夫始而堅拒。既而熟視之曰。子尚有夙因。吾當攜汝一遊天宮。姑坐毋躁。乃於神座前席地坐談。謂某生曰。我鍾離祖師也。汝因喪妻之故。意在求仙。汝妻本天公仙女。汝亦天宮之人。偶謫此地。俾了塵緣。汝妻今已歸天。我數

日前遊天宮。見其與諸仙女散步玩月也。某生問曰。竊觀蒼蒼者。實係清虛之氣。而仙佛諸家。皆有天宮之說。何也。祖師笑曰。汝所謂拘墟之見也。今吾與汝所履之大地。周圍凡九萬里。浮於太空。僅如滄海之一粟。地面以上。有清氣包裹。再上則愈清愈輕。人但望見蒼蒼者。則謂之天。不知皆地之清氣所浮也。離地數百十里之外。並蒼蒼者。而無覩矣。蓋太空無外。固是空之又空。而觀日與地之森布太空。則空者未嘗不實。夫天地之所以浮於空中而不墜者。以日之陽力吸之也。今吾與汝所仰之日。其力能吸二百數十之大地於空中。終古旋轉不息。而日之陽力。又能自浮空中。而不墜所吸之地。其大有千百倍於吾地者。其小亦有千百分於吾地者。而太空中之日。雖有善算者。亦不能計其數。而在吾輩目力所及。九重天之內。共有八百餘日。其大有千百倍於吾所仰之日者。其小亦有千百分於吾所仰之日者。而一日之力。皆能吸引千百之地球。佛家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也。汝試仰而視天。其光熒熒者。一星即一地也。地何以有光。日之所照也。又或星體較大。其光熊熊者。日也。日離吾地過遠。光不能燭吾地。故視之若星也。而其所吸引之地。大者視如微茫之星。其較小且遠。為人目力所不及者。又不知凡幾也。夫一地即一星。是一地即一天。佛家所謂三十天。不過就其苦樂等級言之。儒家所謂九重天。就目所能見。略分遠近言之。其實此地之上下四旁。雖擴

之千重萬重萬萬重。昏日也。昏地也。即昏天也。吾不能究其所極也。某生問曰。然則仙佛家所謂天宮者。實由此地到彼地耶。敢問此地。在三十三天中。苦樂如何。祖師曰。若分九等。此地當在四五之間。夫佛家之說。有肉界天。有色界天。有無色界天。此地乃肉界天也。若佛家所謂極樂世界者。不在西方。實在兜率天宮。乃儒家所謂第一重天也。蓋宗動天中有一大地。為極清極虛之境。即是無色界天。惟其清虛。所以能樂。古來吾地之神聖仙佛。大半由此天降生。一謝塵世。神仍歸天。亦有苦志潛修。功德圓滿。而升此天者。蓋必其充養完粹。純係太和元氣。平生無七情之牽縛。其神乃能居此虛清之境。否則雖有生天之樂。亦難到此天也。某生曰。世俗有上八洞神仙之說。而大仙為之領袖。想皆能到此天。敢問第一天之上。尚可到乎。祖師曰。吾地開闢以來。神仙不少。皆地仙也。即間有能遠遊諸天。然其道力廣遠。能到第一天者。亦惟余輩數十人。其數不必拘以八也。蓋由此地至第一天。有數萬萬里之遙。太空之中。無風可御。無雲可駕。惟道力最大者。能乘日光一綫之所射而至焉。然第一重天之外。雖尚有萬萬重天。以其過於遼絕。星日之光。所不能相接者。雖神聖仙佛。亦終不能到。殆亦由兩地之懸於太空。此地之人。不能到彼地也。某生傾聽祖師之言。不覺日已西沉。山空夜靜。星斗粲然。因有攜遊天宮之說。力懇不已。祖師曰。第一天宮。離此極遠。吾以神行。而不

以迹行。本可緣星光而上。但既須攜汝。則非緣日光不可。盍再縱談。俟日出乎。於是互相問答。已過夜分。某生多聞所未聞者。祖師出一枕授之。曰。汝姑就此假寐。先洗汝塵俗氣。吾將往東海觀日出。與純陽祖師一叙。即來攝汝神遊天宮也。某生就枕而卧。所歷之境。與舊說所傳黃梁夢相似。覺而神氣洒落。解脫塵慮。倏然有凌雲之意。祖師適返。正日出也。祖師令某生閉目。在其腦後一拂。某生即自覺入祖師袖中。微聞夫激風飄之音。已而寂然良久。有聲復寂。如是者數次。約兩時許。祖師引某生自袖中出。曰。到矣。則見綺霞成文。奇花異禽。別一天地。謂之曰。汝嚮者所聞之聲。乃拂大地之罡風所激。迨過太空。則并無風。又聞聲數處者。則過數處大地之邊也。於是祖師導某生御風而行。某生自訝何以忽能御風。祖師笑曰。汝之形軀。何嘗到此。吾今攝汝之神也。忽到一大園林。異香馥郁。樹皆大逾十圍。祖師曰。此旃檀樹也。俯視道旁。綠草繽紛。間有幽蘭。高八九尺。諦視之。如世所謂素心蘭者。奇芬撲鼻。沁人心脾。又見叢桂數千株。黃英爛漫。金粟飄墮。香風徐拂。每粟一粒。其巨如碗。又過梅塢。荷沼。芍藥牡丹之榭。無不異境。特開黃牡丹。紫荷花。皆大逾車輪。祖師曰。吾地佳花。一開便謝。此間則四時不斷。隨處皆有。又指偏地綠草如煙。目光一新者。曰。此瑤草也。大樹下。輪囷斑駁。徑逾數丈者。曰。瑞芝也。又見白鶴孔雀錦雞鴛鴦之族。巢於巨樹。如鳥雀之多。有四五

大鳥五色璀璨。飛鳴而過。聲音嘹亮。令人神氣一清。祖師曰。此鳳凰也。昔以虞舜文王之聖。降生吾地。此鳥亦隨而下降。今已久不到吾地。此間則隨處有之也。又見街衢整潔。居民皆熙皞自得。或在木樨旃檀樹下乘涼。或垂釣幽溪曲澗。以為樂。黃金白玉。皆以鋪地。民家牆壁。皆砌以白玉翠玉。或如大理石之屬。祖師指曰。此間此物到處有之。人人皆得享受。非若吾地之以罕見珍也。某生問曰。此間未見有男女同居者。亦未見孺子。何也。祖師曰。凡人修到此間。皆已六根清淨。無飲食男女之欲。所以永無爭端。永無劫數。終古人民。不增不減。亦有偶動塵心。謫下諸地者。謫限已滿。即返其真。或因昧本根。終於謫墮。或因積世苦修。新升到此。究亦不多。惟此地為上帝所居。凡諸日所攝引之地球。十萬有餘。其成毀盛衰治亂。悉受上帝之主宰。或欲開闢一大地。或有除舊布新之事。則選此地之大有道力者。降生其地。以奉天行事。事畢亦仍返其真。此地之人。乃十餘萬大地之人之根柢也。大抵每一地球。由開闢而混沌。而復開闢者。或不能以數計。凡地球行到軌道極寒之處。人物不生。即是混沌。闕千萬年。而軌道又改。即復開闢。即如盤古氏。為吾地開闢之祖。已十餘次。其為各地開闢之祖。又不知凡幾。蓋以其性情純樸。於人生之初。最為相宜。上帝用人。亦各盡其所也。正談論間。祖師忽憬然曰。今日為上帝召樂正后夔奏韶樂之期。凡曾降生吾地為神聖仙佛者。皆

應召往聽樂。此會一年一次不可失也。努力速行。從我聽之。且可瞻仰神聖仙佛。俄至一處。宮闕巍然。閤麗無匹。遙聞內殿傳呼開門。中門洞啟。祖師謂某生曰。神聖帝王將入矣。吾與汝屏息遠立。姑就前史所記之謚號姓名。一一告汝。雖其神昏各返其真。今並無此名號。而欲使汝易知。則非實指其人不可。俄見由中門入者百餘人。祖師所指。有身長二丈餘者。盤古氏也。天皇地皇人皇。亦皆長一丈以外。又古皇之聖者數十人。多前史所不傳者。又有巢氏。姪人氏。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女媧氏。神農氏。軒轅氏。少皞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帝堯。虞帝舜。夏王禹。啟少康。商王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祖甲。周文。武成。康宣王。漢高祖。惠帝。文帝。武帝。昭帝。光武帝。明帝。章帝。昭烈帝。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唐高祖。後周。世宗。宋太祖。仁宗。孝宗。金世宗。元世祖。明孝宗。俄有指笏垂紳而入者。則周公孔子也。中門既闔。左門復闔。祖師所指。則有古皇之佐數十人。又見有四目者。倉頡也。於是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沮誦。稷契。皋陶。伯益。伯夷。夔龍。婁。吳仲。女艾。伯靡。相士。關龍逢。伊尹。萊朱。彭祖。咎單。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傅說。祖己。微子。箕子。王子比干。膠鬲。太公望。召公奭。畢公榮公。泰顛。閔天。散宜生。南宮括。鮫叔。鸞熊。辛甲。周任。史佚。召虎。仲山甫。尹吉甫。張仲。正考甫。萇宏。公孫僂。蕭何。張良。曹參。文翁。汲黯。丙吉。黃霸。龔遂。鄧禹。馬援。寇恂。卓茂。袁安。楊震。李固。王允。諸葛

亮魯肅。蔣琬羊祜。祖逸謝安。高允。元勰。蘇綽。劉文靖。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狄仁傑。徐有功。張
柬之。崔元暉。劉幽求。姚崇。宋璟。蘇頌。張九齡。張巡。郭子儀。顏真卿。李泌。崔祐甫。陸贄。楊綰。杜
黃裳。李絳。裴度。韋處厚。李石。王朴。呂端。呂蒙正。李沆。寇準。王旦。王曾。韓琦。富弼。范仲淹。包拯。
司馬光。鄒浩。陳瓘。李綱。宗澤。趙鼎。岳飛。洪皓。陳俊卿。趙汝愚。真德秀。魏了翁。陸秀夫。文天祥。
耶律楚材。廉希憲。余闕。劉基。方孝孺。于謙。王恕。劉健。謝遷。劉大夏。王守仁。楊繼盛。陸續。入門。
俄而右扉復闢。則又有太古衣冠者十餘人。及南仲方叔。鮑叔牙。管夷吾。先軫。狐偃。百里奚。
竇俞。鬪穀於菟。孫叔敖。士會。叔孫婁。子羈。申包胥。沈諸梁。樂毅。田單。魏無忌。李牧。韓信。周亞
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趙充國。蘇武。張騫。魏相。陳湯。吳漢。賈復。馮異。岑彭。耿弇。來歙。祭遵。班超。
皇甫規。孫策。趙雲。龐統。張飛。周瑜。陸遜。陸抗。周處。王導。周訪。溫嶠。陶侃。謝元。慕容恪。王猛。韋
叡。張須陁。李靖。蘇定方。薛仁貴。裴行儉。李光弼。段秀實。李晟。馬燧。渾瑊。韋基。李德裕。錢鏐。韓
通。曹彬。狄青。張詠。韓世忠。吳玠。劉錡。虞允文。孟珙。張世傑。穆呼哩。託克。託速不泰。察罕。特穆
爾。董搏霄。庫庫特穆爾。徐達。常遇春。鐵鉉。徐輝祖。張輔。李賢。楊一清。張居正。王崇古。戚繼光。
俞大猷。隨後又有夏禹之佐五人。李冰。王景。王橫。賈魯。宋禮。潘季訓等。隨後又有太古衣冠
者數人。及僦貸季。岐伯。俞跗。巫彭。伯高。少俞。桐君。太乙。雷公。長桑君。扁鵲。倉公。張機。華佗。王

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王冰錢乙朱肱及忘其姓名者十餘人陸續並入左門復闢祖師曰此經師人師與諸孝子將入也旋見古衣冠者三十餘人及吳泰伯仲雍伯夷叔齊柳下惠季札蘧瑗史鱒又顏子曾子閔子二冉子等三十餘人皆七十二弟子中之尤著者又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及伏生大小毛公董仲舒韓固河間獻王劉德許慎鄭玄郭泰黃憲徐穉陳寔龐德公司馬徽管寧陶潛王通孔穎達元德秀陽城楊時羅從彦李侗張栻呂祖謙陸九淵黃幹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劉因許衡吳澄薛瑄曹端胡居仁羅欽順陳獻章又有孝子近百人其能憶其姓名者僅孝已伯奇董黯姜肱王良王祥華寶等數人亦有史冊失載湮沒不彰者皆陸續入門俄而右扉又啟祖師曰此仙佛將入也告以釋迦牟尼并彌勒諸佛率文殊普賢觀世音諸菩薩已入又古衣冠者十餘人及廣成子許由巢父下隨務光善卷伯成子高老子赤松子浮邱公洪崖先生列御寇王子喬關尹喜羨門子高安期生魏伯陽梅福嚴光梁鴻徐庶陶弘景及呂巖陳搏邱處機等共三十餘人皆入祖師攜某生手曰願同入手遂詣謁者觀門簿則祖師本有座在內復請謁者為某生添一坐於末位樂之始作聲之以金俄而八音迭奏復振之以磬而條理終焉樂師復為韶箭之舞韶護之舞象箭南籥之舞某生觀聽既畢覺薰陶聖人之德音穆然神清陶

然氣平。其樂不可思議。祖師挈某生隨諸賓而散。且談且行。謂曰。此即孔子在齊所聞之樂。三月忘味者也。吾地自孔子既往。不能復生聖人。其元氣遂不足以存。此蓋上帝主宰地之道妙。惟聖人能與暗合。雖仙佛不能無偏也。某生默念。向見帝王漢惠帝。美麗少年。而昭帝狀貌魁梧。因問漢宣帝不在此。而轉有惠帝武帝昭帝。且又無唐太宗何也。祖師曰。凡人得生此天者。必於誠明二字有一獨至之處。譬如精金成色。毫無渣滓。文帝為人較之惠帝。稍有渣滓。而其功不可沒。武帝魄力雄大。宣帝雖察察不如昭帝之自然。今宣帝在第二層天。又第三層天內有一地球。適逢鼎革。上帝知唐太宗才力雄厚。獨俾降生。以掃蕩之事。定即仍到此天。又如元太祖明太祖。原自此天降生。吾地元祖殺伐過重。上干天和。明祖屠戮功臣。濫刑以逞。今皆降在第三層天矣。某生又問韓信張居正等。或不甚純。而生此天。何也。祖師曰。汝不知上帝之妙用手。凡由此間降生者。或偶因獲譴。俾下罹災厄。以折磨之。且立功以贖罪。罰滿則仍到此。韓信是也。且左右兩班。原不盡拘文武之說。在右班者。或氣性稍有不純。而才力實不可及也。某生問何以未見關公。祖師曰。關公為吾地大神。督察不平之事。有時上帝偶召至此。今日適值事務殷繁。不遑暫離。即如湄洲天后。以專顧數萬里海面。濟危扶傾。亦未暇來此也。某生仰視天際。忽見紅日銜山。雲霞五色。層疊而上。如蜀錦之燦爛。

或如巨虹橫亘天半。五色相間。祖師曰。此卿雲也。吾地數十百年。乃一見。訖為異瑞。此間則日入日出之時。無不有之。蓋山川之氣。至輕且清。薄雲偶升。映斜照則為卿雲。映明月則為月華。亦惟生此天者。能享此眼福也。俄見浩月東升。仰視天中。又懸一月。某生問有兩月。何也。祖師曰。此天有四月環繞。或此缺而彼圓。或此沈而彼升。故每宵無無月之時。亦有四月俱圓。同時並照者。每月不過兩日。則光華逾於白晝。今夕適逢良宵。去此百里有名勝一區。吾與汝俱往小憩。此區為曾經降生吾地之諸女仙賞月之所。而雅客遊人亦俱集於此。汝適值此良緣。或可與汝妻一會也。乃駕雲而行。須臾即到樓臺樹池。引入入勝。路口有一亭。祖師曰。可在此小住。女仙來者。必由此過。吾與汝坐曲檻候之。於是三月已上。俄而四月齊輝。亭下有一醴泉。可鑑鬚髮。亭外有仙人掌。大逾數丈。祖師俯汲醴泉。仰啜甘露。各半相和。與某生分飲。其甘清香冽。非世間所有。頃之。見輕雲出岫。蒸為綺霞。掩映四月。如滿天錦繡。輝煌五色。異樣奪目。祖師曰。此月華也。俄而清風徐來。隱隱聞雲璈仙樂。諸女仙已簇擁而至。駕輕車者。乘駿馬者。坐肩輿者。吹洞簫者。吹玉笛者。擊檀板者。揮羽扇者。執麈尾者。或聯袂同行。或獨自瞻眺。服色各異。鳴珮鏘然。皆由此亭。徑進內殿。祖師一一指示。除太古女仙二十餘人外。某生所能憶者。后妃則有華胥。附寶。嫫祖。姜嫄。簡狄。慶都。握登。娥皇。女英。塗山氏。

太姜。太任。太姒。邑姜。周宣姜后。衛莊姜。晉獻賈姬。楚平伯贏。魯吳孟子。代摩笄夫人。秦武皇
后。魏姬。齊無鹽后。漢戚夫人。孝惠張皇后。邢尹二夫人。孝昭上官皇后。孝哀傅皇后。孝平王
皇后。班婕妤。王昭君。光烈陰皇后。明德馬后。宏農王妃。唐姬。昭烈帝之孫夫人。吳朱后。全后。
晉孝懷梁后。穆章何后。苻纂毛后。唐文德長孫皇后。懿安郭太后。後唐韓淑妃。後周世宗之
小苻后。宋開寶宋后。英宗高后。神宗向后。哲宗孟后。欽宗朱后。元奉定帝之巴拜哈斯皇后。
寧宗之塔哩雅圖默色皇后。明高慈馬后。誠孝張后。宣德胡后。正德夏后。公主。則有虞實明
燭光。秦弄玉。漢魯元公主。金歧國公主等。十餘人。命婦約有百餘人。因去亭稍遠。祖師匆匆
僅指示三人曰。孫伯符之橋夫人。孫翊之徐夫人。周公瑾之橋夫人。又西王母約同賢母壽
母百餘人。登含元閣。賞玩月華。祖師約略望見孔子之顏母。及前史所著之孟母。陶母。皆在
其中。又閣有節婦貞女。孝女百餘人。在景德樓玩月。如緹嬰。寶娥。曹娥。高慈女。岳鄂王之幼
女。徐中山王之第三女。皆在其中。惟自樓後幽徑入門。登樓未之見也。又有民間婦女。無品
秩者百餘人。三五為羣。各在亭榭徘徊憑眺。祖師曰。此散仙也。遙指一亭。謂羅敷木蘭綠珠
紅拂。皆在其中。某生旋望見其妻。姍姍來遊。其妻亦已有所見。謂其伴曰。吾口微渴。當往亭
邊。掇仙人掌。甘露飲之。隔檻謂某生曰。吾在此甚樂。君夙根甚深。得藉天仙之力。來此一遊。

然尚有十一年塵限未滿。屆期可仍到此間。花晨月夕。良覲有緣也。遂翩然而去。是時月華
逸朗。五色之雲。蒸為異彩。三十餘椽。或鋪如織錦。或亘如橋梁。或矗如七級浮圖。或分如千
條匹練。諸仙皆鼓掌稱奇。某生漸見。裏時聽樂之帝王將相。亦有來遊者。或駕麒麟。或駕角
端。或駕神獅。皆文彩彪耀。非世間所得見。俄見漢惠帝與張后同載。昭烈帝與孫夫人同載。
周世宗與符后同載。孫伯符。周公瑾。與二橋夫人同載。皆馳騁笑語。以為樂。某生訝問大仙。纔
言。此間無男女之欲。故無生育。亦永無劫數。適又見夫婦同車。何也。祖師曰。彼皆朋友也。非夫
婦也。此間本無男女之欲。故男女相友。不以為嫌。諸仙皆在此。已千萬年。各就其性情所近。
而相與為友。或有相視一笑。偶動塵心。遂下降為夫婦者。夫上帝豈暇一一察之。亦豈有意
謫之。蓋塵心一動。則此間至清至輕之氣。自不能居也。至塵緣之久暫。視其情之深淺而定。
諸仙在塵世為夫婦。不過數年。或數月耳。其漸為夫婦者。幻也。及各返其真。則雖仍相與為
友。而其心寂然不動。故雖同車。而不以為嫌。以本無嫌之可避也。汝將來到此。與汝妻晤叙
之處。亦必在此等名區耳。俄見編躑女仙。跨一鸞。持東飛行。於是漢惠后。昭后。哀后。平后。孫
夫人。吳全后。晉懷后。穆后。唐韓淑妃。周符后。宋向后。孟后。朱后。元寧宗后。皆騎鳳凰。向景德
樓而去。但聞人云。曹夫人。班昭。邀諸后妃。往樓中賞月也。某生問景德樓中。皆貞女節婦所

聚會。何以諸妃后又往。祖師曰。此諸后妃皆貞節之最純者也。人知貧賤之難保貞節。而不
知位至后妃。苟為事勢所迫。其艱難有十倍於平民者。此中諸仙。以漢惠后之全節為尤苦。
向皆在景德樓玩月。今獨不在。諸女仙覺寂寞寡歡。故遣使邀之耳。某生因問。曩所聞之韶
樂。上帝亦一年僅聽一次耶。祖師曰。如今日之盛會。固一年一次。上帝又每年自召后夔奏
樂四次。並有小會二次。一則五教之師。一則供奉內廷之人。如吾地所謂翰林院是也。某生
問吾地。但聞有三教。而此有五教。何也。祖師曰。孔子為儒教之師。其道默契帝心。最為顛撲
不破。雖亘千萬古。統千萬地球。皆不能易也。佛氏老氏。皆窺見聖道之一偏。所謂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然亦未可盡廢。佛老之前。本有楊墨。楊氏近於老。墨氏近於佛。而又各有不同。當
時為孟子所闢。其道固已熄矣。然楊子之書。雖無傳。後世有山林隱逸。獨善其身者。實楊氏
之學也。墨子學雖有弊。而救世之心。無窮。自知其道不能行於中國。當時秦西。鴻荒初闢。教
化未行。乃請於上帝。願生此土。遂降為耶穌。歐美兩洲。皆崇其教。蓋聖教不能驟及。得此以
維持絕域之人心者。幾二千年。其功自不可沒。雖其形迹。又與墨氏之教稍殊。然其原實出
於墨氏之學。至天主教。實已悖耶穌之旨。尤為彼教之異端。不可同年語也。夫人同此心。
同此理。雖到九重天外。恐不出五教之範圍矣。某生問。罕默德之教。所行廣遠。亦與耶穌

相埒。何以不在此列。祖師曰。回教陰鷲悍戾。專尚詐力。究屬魔道。其欲將熄矣。今到夜半。遊人已散。姑勿多談。吾導汝往翰林院。一訪諸賢。待到天明。即可送汝歸也。於是復御微風而行。過一甲第。巍如宮殿。祖師指曰。此孔子及諸大儒所居也。其左右兩傍院稍低。指左院曰。此釋迦牟尼及菩薩所居也。指右院曰。此吾師老子及諸仙所居也。指又左一院曰。此自古山人隱士所居也。而楊子亦在此中。楊子並不能為此教之首。不過推闡其說耳。且其道力遜於許由等遠矣。又指右一院曰。此墨子。即耶穌所居也。某生望見中殿之上。瑞氣氤護。如黃雲繚繞。與月華爭輝。左右兩院。則雲氣作紫色。再左右兩院。雲氣作淡紅色云。又至一處。如衙署者。入一總門。則其內又有千門萬戶。各自為一署。祖師歷指數署曰。此第二層。天人所居也。又歷指數署曰。此第三層。天人所居也。皆非汝所能知。步行良久。導進一署。其內亦有廣廈千餘間。一院甚大。諸人皆在此納涼玩月。吹竹彈絲。賓朋既多。不相聞問。祖師與某生徑自入坐。而一一指示其人。大抵博收總攬。文武兼資。如容成大撓。伶倫。隸首。羲和。仲叔。唐都洛下閔。李純風僧一行。郭守敬之推步及律算。晏嬰。羊舌肸。東方朔之博辯。屈原之辭。莊周。枚乘。賈誼。劉向。韓愈。柳宗元。李翱。歐陽修。曾鞏之文。宋玉。司馬相如。揚雄。張衡之賦。曹植。左思。郭璞。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高啟之詩。及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垂足斯伯。與公輸般。

之巧。詹何之釣。弈秋之弈。養由基之射。宜僚之丸。瓠巴之瑟。伯牙蔡邕嵇康之琴。孫登之嘯。顧愷之吳道子。張僧繇。倪瓚。唐寅之畫。王羲之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柳公權之書法。張旭之狂草。凡有專長。無不畢集。旋又導至一院。見書室中書籍。汗牛充棟。排列長案。秉燭鈔寫。如書吏者。約千餘人。祖師曰。上帝欲蒐羅十萬地球之史事。輯為成書。命左史倚相。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四人為總纂。鄭道元。劉知幾。杜佑。劉恕。范祖禹。劉攽。宋祁。馬端臨等十餘人為分纂。並有供事三千餘人。分班輪寫。然方言文字之各殊者。不下九百餘萬種。繙譯已大不易。所以開辦將二千年。尚難告成。四君亦為此事所廢。未及降生。吾地久無良史。才職是之。故某生偶取案上一冊繙閱。皆蟲書鳥篆。竟不能辨一字。祖師曰。天明矣。遂尋原路而行。展袖使某生入其中。閱二時許。仍還王屋山之神祀。某生見一人形骸與己無二。奮力合之。遂蹶然而起。恍然如一大夢。祖師笑曰。此遊樂乎。吾去矣。縱行數步。忽已不見。某生復遊幕。閱十一年。果無疾而終。

上編誅姦設於已死。此篇發潛德之幽光。非二十四史爛熟於胸中。斷不能如此平允的當。兩篇雖由佛家地獄天堂之說推闡而出。然意義宏潤。理解澄瑩。實有佛氏所未發揮者。此篇處處歸到中和。並無佛經偏駁艱深之弊。前後約六千餘字。融會貫通。思議展拓。

超邁均為前人所未及。觀其點綴情景。令人穆然神往。

漢宮老婢

同治初年。羣寇蔓延秦隴。江西某生以拔貢從戎。一日隨官軍逐賊終南山。窮搜蹤跡。塗徑幽險。日影西沉。某生單騎落後。徬徨無投宿處。遥望山坡隱約有人家。策馬赴之。僅有土室兩間。室外花草奇秀。泉石幽勝。繫馬於樹。徘徊四瞻。倏見一人自林中出。以薜蘿為衣。毛鬣蓬鬆。驚為怪物而避之。其人呼曰。勿走。我乃人也。返而視之。頭面皆有綠毫。長七八寸。然疎而不密。見其本質。嫣然蓋一妍淑之女仙也。某生告以借宿意。女仙指土室曰。此吾之敝廬也。然男女有別。因導往一石室。使居之。俄而皓月騰輝。山空境寂。女仙呼某生坐石上。對談古今事。某生問女仙居里年歲。女仙曰。我漢宮舊婢也。居此已久。不復能記歲月矣。我本長安良家女。生於漢高帝入關之歲。惠帝四年。選立中宮。是時帝姊魯元公主。為宣平侯張敖妻。宣平侯前婦有一女。太后以其美且賢也。欲與張氏為重親。遂以黃金二萬斤。為惠帝聘。立為皇后。我亦被選為選婢。專司椒房之廁。漢制凡宮中廁數十處。皆以閹人蠲除不潔。惟皇后燕寢之地。雖閹人不得輒入。故別設宮婢四人。我其一也。我侍張皇后十二年。每伺后將入廁。為之洒掃。為之揭裙捧匱。蠲除瘡溺。久之。后悅余勤謹。賞賜稠疊。會呂太后崩。大臣

誅諸呂。立文帝。用曲逆侯陰謀。誣惠帝諸子。為呂氏子。而盡殺之。幽廢張皇后於北宮。僅留侍女數人。余乃被遣歸家。是時宮門扁鑄牢固。每日僅啟小門片時。以通食物。余乃背圓筐。手長鏡。為除不潔者。晨起隨食物入宮。皇后見余悲喜交集。重賂閹者。出入始無所阻。余誓終身不嫁。復侍后居北宮者十七年。后年四十二。無疾而薨。文帝用大臣議。葬之安陵旁。域不發喪。不起墳。不用珠襦玉匣。其禮與待惠帝後宮諸美人無異。余遂披髮入終南山。飢啖木實。渴飲清泉。常兀坐土室中。一日忽見白雲護廬。一女仙冉冉而下。謂余曰。張皇后已歸無色界。天感汝忠誠。特貽仙丹一粒。服之可常為地仙。余曰。是偏體生毛。無寒暑。迄於今日。不知幾經甲子也。某生曰。史言張皇后。佯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而殺其母。有之乎。女仙曰。皆此太后所為也。惠帝晚年多病。太后欲定人心。遂告大臣曰。皇后已有身矣。其後大臣乃誣后。佯為有身。實則后並不知有此事也。后配惠帝。不及四年。無子。乃其常理。而帝所幸後宮美人。已先後生子七人。皇后性不妬忌。皆撫如己出。太后乃命后取其一人。立為太子。太后又恐其母有漏言。潛遣宦者縊殺之。后亦未之知也。少帝即位四年。乃自知非后所生。頗出怨言。太后幽殺之。而立常山王宏為後少帝。茲所以訛言紛起也。某生問張皇后。既無大過。而廢處北宮。何也。女仙曰。太后敎怨於大臣久矣。后實因太后而波及也。然太后臨朝。

八年。后多所匡正。太后誅諸大臣。又謀害代王齊王等后。皆泣諫止之。太后欲引宣平侯與產祿同秉政。后又為之力辭。及吕后將作亂。張皇后斂諸門鑰。使產祿等不得輒入殿門。吕氏遂敗。此其賢德。外廷亦有所聞。所以諸吕及樊伉等皆被誅。而張氏獨無恙。少帝兄弟皆被殺。而后但徙北宮也。某生曰。張皇后。親則帝嫂。義則母后。文帝獨無尊崇之禮。何也。女仙曰。一興一廢。疑忌之懷。賢者不免。當是時。或議賜后死。或議出后歸張氏。文帝知其素性柔慤。無足深慮。故置后於北宮。而貶損其禮數。不以后禮供養。又遣一宦官。一宮婢。監護北宮。此兩人揣摩時局。肆意陵侮。當惠帝之納后也。行問名之禮。吕太后賜后之名曰媽。及是時。兩人於北宮之宦官侍女。皆改其名曰媽。并其姓名呼之。后亦默然無言。北宮有一小苑。花草幽勝。后每喜往瞻眺。二人曰。彼幽廢之人耳。何得輒至殿外瞻眺。因常鎖苑門。后每逢春秋佳日。必再四向二人請鑰。始得一往。由是鬱悶成疾。余有一寶鏡。願觀之乎。因袖出古銅鏡。噓之以氣。忽見鏡中千門萬戶。宮闕巍煥者。未央宮也。有一冕旒者。容貌秀偉。臨御前殿。儀仗甚盛。宮娥數輩扶一美人。服飾麗都。容儀端艷。向上三跪六肅。女仙曰。此惠帝臨冊立皇后。后方謝恩也。某生問。此時皇后年已幾何矣。女仙曰。惠帝四年。后年十四。然漢初以十月為歲首。若以夏正數之。乃在惠帝三年之冬。是后實年不過十三耳。某生曰。后年十三。而如

十六七者。何也。女仙曰。宣平侯修貌狀。頰后早年長成。實肖其父。是以惠帝見而悅之。太后探帝意而立之。某生復諦視其未央宮內一殿。陳設精麗。篆額曰椒房。皇后方對鏡梳裝。髮如雲。侍女數十人。奔走左右。房內有琴書織機。其首飾有玉珥珠旒。金步搖之屬。冠上有大珠。徑六七寸。精光奪目。梳裝已畢。宮娥以禮服進。佩以瓊珉。帶以鞞。女仙指示之曰。此將朝太后也。后自正位中宮。每日黎明即起。傅姆為修容飾。朝太后宮。上食如禮。禮畢。傅姆為述前訓及古德言。容功之教。至於鼓琴習書。每日皆有恒課。有專司紡織為導民之本。亦宜習之。終日汲汲。幾無暇晷。名為皇后。實一女弟子耳。忽見后起立更衣。兩足露於裙下。其履式圓頭方底。織以翠羽。飾以金葉。綴以明珠。履長約五六寸。女仙曰。此所謂遠遊之文履也。漢宮后妃皆用之。某生始悟古者婦女之足。與男子無異云。女仙復拭鏡噓氣。忽見宮中如喪發之狀。后與美人百餘。伏哭殿上。羣臣數百人。伏哭殿下。女仙曰。此惠帝晏駕時也。張皇后年十七矣。因指一素服端坐。面有剛猛之象者曰。此呂太后也。須臾復見后素服在宮。支頤半晌。旁有一婦人。年三十餘。若與后絮語者。女仙曰。此后母魯元公主也。后居喪甚哀。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矣。故太后召公主入宮勸慰之。復拭鏡噓氣。忽見宦者八人。以軟輿昇后。面有愁容。女仙曰。此呂太后寢疾時。欲使后臨朝稱制。后自以稚齡守寡。是時年僅二

十有五。不欲接見羣臣。尤恐受產祿辟陽侯之狎侮。故往見太后。涕泣力辭也。某生曰。后之裝束。竟與老媪無異。昔何華麗。今何樸略也。女仙曰。后自守寡以來。撤環珞。去簪珥。屏脂粉。每朝太后。祇御青素布衫一襲。產祿辟陽侯等。恒伏兩廂窺伺之。后意在自毀其容。首挽椎髻。如老媪者然。彌覺澹艷如仙人。后亦益自危也。於是復拭鏡噓氣。見未央宮北。又一別宮。蓋北宮也。庭階閒寂。侍女不過二三人。后方手執一編。焚香靜坐。女仙曰。此時后居北宮。已八年。年三十三矣。后早年多病。惠帝太后常徵名醫。購珍藥為后療疾。迄未全癒。及入北宮。每召一醫。必敦請宦者。轉奏天子。然後有司發管鑰。啟宮門納醫。醫官望風希旨。既不盡力。藥物亦以濫惡者充數。有時宦者斥后為假病。不肯轉奏。后誓不再御醫藥。卧病一年。幾致不起。一日忽理舊篋。得惠帝所遺鍊神修性之書。服而君之。遂能引導辟穀。一年以後。已得仙訣矣。因復拭鏡噓氣。見一羽士。徘徊北宮門外。瞻望久之。復有美人百餘。陸續向后再拜出宮。女仙曰。此時后年三十七歲。時惠帝後宮美人咸來拜別。羽士乃新垣平也。新垣平得寵於文帝。嘗過北宮。笑曰。此中有幽人焉。吾封侯之機在此矣。於是入奏文帝。謂北宮有兵氣。恐不久有變。文帝曰。彼一失勢幽廢之婦人。復何能為。惟惠帝後宮美人百餘。聚居北宮。怨氣所積。恐干天和。於是下詔。出惠帝後宮美人。皆令得嫁。新垣平力勸。并出張皇后於外。且曰。惠

帝無後嫁之亦可。帝不許。於是始覺新垣平之奸。後遂誅之。而夷其三族云。某生曰。今觀后之端履。雖碩人之詩。洛神之賦。不能罄其形容。即以豐碩而論。何百餘美人。竟無一及之者。女仙曰。此百餘人在。惠帝時。皆極一時之選。然每見張皇后。未嘗不自慚也。某生方凝神注視。仙女忽索鏡袖之曰。日已出矣。某生欲商借其鏡。女仙笑曰。子尚未悟耶。凡子所欲見者。須臾間皆見之矣。雖千萬年以來之事。在吾鏡中。猶須臾也。久借何為。遂策某生之馬曰。走馬乃絕塵而馳。須臾已歸大營。而前事恍如夢境焉。

北齊守宮老狐

莫子德大令友芝常為余言其同年生有王君者。雅俊士也。會試後。就館晉陽。所居在魏樓之下。樓有狐仙。終年封閉。時聞樓上有嘻笑聲。行步聲。既久與之習。初不以為異也。王生故豪於酒。工於詩。嘗儲美酒置案上。一夕既寢。篝燈未熄。忽見一美人憑案。縉閣新詩。旋吸兩壺酒。傾之。須臾頽然倒地。化為玄狐。王生乃揭帳徐起。抱狐置牀上。以衾覆之。而危坐吟詩不輟。至四更許。狐已醒。宛轉復化為美人。見生大慚。起身欲走。王生止之曰。今夕可共為樂。何必走也。美人笑曰。我塵心已斷千餘年矣。徒以耽詩嗜酒。為君所賣。令人報然。然君故風雅士。我與君。又比鄰也。他日不妨為清談良友。遂瞥然而逝。其後每風月之夜。美人輒至。與

生對談所述古事。多有與前史不合者。生問居此幾何年矣。美人曰。已千二百餘年矣。我乃北齊守宮狐也。始居鄴宮。常往來晉陽。後乃定居於此。上帝以我舍身護主。注名仙籍。今再修鍊數百年。當可飛昇。王生曰。吾聞南北朝時。北齊最淫虐無道。汝為之守宮。何也。美人曰。固也。以主德論之。當時南有梁。北有周。皆勝於齊。遠甚。以吾所事之主論之。彼乃兇率天宮。仙女。偶謫人間。羣仙以其入昏亂之世。選我守宮以護之。伊古以來。自天子諸侯。以至卿相之家。皆有狐守宮。人自不見耳。王生曰。汝所事何人也。美人曰。北齊文宣皇后。李祖娥也。后為趙郡李希宗第二女。生於魏孝莊帝二年己酉九月九日。名曰祖娥。即以為字焉。自其幼時。余入希宗之家。為婢事之。亦旋知余為狐也。呼余為狐婢。祖娥年十五。大丞相高歡聞其賢且美。納為次子太原公洋之夫人。洋兄澄為大將軍。見祖娥而驚艷之。乃以其意告洋。願得一近仙姝而已。洋懼禍。以告祖娥。祖娥日夜啼泣。欲自引決。余不得已。跪告祖娥。願以身代。祖娥大喜。余得身一變。態度舉止。儼然李夫人也。是夕。余代夫人伴大將軍寢。大將軍甚喜。初不知為偽也。趙郡李氏。故禮法名家。既聞祖娥失節。則大嘗議之。祖娥亦無以自明也。其後大將軍為奴所殺。太原公代其任。遂廢魏主。號稱大齊皇帝。立祖娥為皇后。余亦封為守宮仙主。祖娥生二子。長曰太子殷。次曰太原王紹德。皆溫雅韶秀。酷肖其母。而齊主昏暴淫醜。

殺人如麻。後宮妃嬪稍不如意。或斷其首。或使左右裸而辱之。惟於皇后則始終敬憚。所言必聽。然齊主性奇妬。椒房之中。雖宦者不許軌入。皇后出則以珠旒蔽面。不使左右得見之。祖娥性最慈仁。每見齊主嗜殺。或悽然不食。終日不言不笑。齊主懼。每為之罷殺。或時以片言徐解上意。前後全活不下數萬人。齊主在位十年而殂。諡曰文宣帝。其弟常山王演弒太子殷而自立。迺一年殂。其弟長廣王湛代立。湛為王時。窺見李皇后之美。及即位。李皇后居照信宮。湛欲逼淫之。不從。乃謂曰。不從將殺爾子。后大懼。欲自殺。余復跪告祖娥。願以身代。聳身一變。態度舉止儼然。李皇后也。於是齊主常入昭信宮。亦以余為李皇后也。頗甚得寵。如是者半年。每聞齊主入昭信宮。則祖娥倉皇藏匿。懼其久而覺也。乃與余謀。詐稱有身。以却齊主。齊主果不復入宮。將及一年。齊主怪其久不生子。乃掩其不備。微服馳入昭信宮。是時余方應東嶽之命。至海濱。驅疫鬼。未及在宮。保護祖娥。方憂思半晌。支頤而坐。見齊主茫然不識。錯愕視之。齊主怪其不為禮也。怒曰。汝自稱有身。今子何在。左右欲為解圍。乃詭對曰。昨李皇后生女。一日即自死矣。齊主愈怒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立命左右執太原王紹德入宮。亂棒擊殺之。祖娥大哭呼天不已。齊主命左右褫其衣袴。撻之時。值臘月嚴寒。祖娥身無寸縷。齊主手自撻之百餘下。流血淋漓而死。投之渠水。余方由東海還宮。忽見祖

娥已罹酷禍。遂以真丹置其口中。照以生氣。閱兩時而蘇。齊主命盛以絹囊。載以犢車。送入妙勝寺為尼。時祖娥年三十四矣。遂終身蔬食。皈依佛教。余亦朝夕調護。不離其側。凡養傷半年而愈。其後十五年。齊為北周所滅。后妃皆送入關。而周人素慕文宣李后之名。必欲得之。余不得已。隨護西行。以重金賄周有司及宦者。后亦敝衣毀容。竟免入宮。置之長安尼寺。而高湛之后胡氏等。皆選入周宮。醜聲大播。越二年。祖娥得放還趙郡。蓋至是而其謫限始滿。其數十年禍患磨折。非人所堪也。限滿之後。原可還天仙本位。惟其久染腥聞。非一朝夕可以湔滌。當其被捉之時。哀惶驚懼。大損元神。是以滯於地仙。必靜攝千餘年之後。乃可飛昇。今亦為期不遠。而余三次設法護主。竟使謫仙完貞守節。羣仙感之。上帝嘉之。已得注名仙錄。當與祖娥同時上昇矣。蓋王生所聞於狐者如此。以語莫君子德。子德曰。我觀北齊書。李后傳。言后容德甚美。夫趙郡李氏乃北方第一名家。后又素著賢德。固知姊姊腹大之語。雖后子太后王。亦誤聽傳聞也。因又曰。狐言李后尚為地仙。則彼當知其所在矣。蓋再詢之王生曰諾。

北齊李后為地仙

其後美人復至齊中夜談。王生問曰。汝言李后為地仙。今果何在。美人曰。君十九世前。為北

周長安令。方祖娥之居長安尼寺也。適周天元皇帝即位。淫侈逾度。連立五皇后。意猶未厭。謂左右曰。古稱燕趙多佳人。吾聞高氏諸婦。李后最美。先帝滅齊。得此國色。差快人意。今雖已五十年。吾將選入宮中。立為皇后。祖娥聞信。欲自殺。余時方為侍婢。復以奇寶賂君。選一老婦。詭稱李后。天元詔曰。此等老物。亦負重名邪。立遣出宮。祖娥之獲保貞節。君與有力焉。君當有一面之緣。君盍往五臺山一遊乎。因告以路徑曲折。且云徑旁奇花異草。當以綠絲繫之。王生如其言以入。果有綠絲誌花草上。行十餘里。徑將窮。忽見美人俟於道左。笑引之前行。復經數轉。異境益開。曲澗飛橋。珍禽馴獸。儼然仙界。巍樓矗立雲表。隱隱如宮殿。至門宿衛之士。皆古衣冠。美人為通姓名。司賓者引入客廳。美人曰。我請入內為君先容。久之。聞環珮聲。璆然有四宮人。引一麗人。褰簾而出。圖畫中所未睹也。行禮畢。分賓主坐。相去丈許。王生竊視之。年似未滿三十者。亦端莊亦淑艷。亦靜逸。手攜珠一串。珠皆徑寸。如明月。未及諦視。忽宮人移一黃紗步障隔於前。始聞有言曰。老身屏居深山一千二百餘年。閉門習靜。未嘗見一塵世。今日吾子有一面之緣。亦係前生注定。既承枉顧。宅東有花園一區。當令司賓者導往居之。周遊三日。可窮其勝。因聞嚶然一聲曰。來。宮人趨而前。移步障隨之。環珮聲漸遠。遂入內矣。王生悵立凝望。司賓者導往花園。牀帷几案。及一切陳設。皆極精雅奇古。飲

膳皆山中果品。嘗一二枚。即可終日不餒。司賓者導之徧遊園中。凡泉池樓閣之勝。鳥獸草木之奇。多人世所未見。過一小屋。門上題黑獄二字。因問此何獄也。司賓者笑曰。君欲觀之乎。曰然。因命獄卒開門。窺然深黑。陰風慘澹。獄卒入內久之。取一銅盤以出。其蓋鐫八字曰。北齊淫賊高湛之魂。啟其蓋。有一蛇黑質白章。長尺許。伏盤內。其旁有巨蜈蚣數十。蛇每一動。輒為所螫。蛇即輟轉縮繞。如不勝其痛者。因問此蛇終歲如是乎。曰自一千二百餘年以來。無日不如是。此賊淫兇之罪。上通於天。然彼取精用宏。既死之後。分為數魂。羣仙議拘其原魂。置之此獄。受無量苦。其餘魂。則生在閩廣海濱。為梟徒蛋戶之賤妓。稍久。則患紫雲大麻瘋。其病最劇。至無人形。又十餘年而後死。死而復生。世世如是。今廣東瘋院中有一受病最深者。即高湛之魂也。王生曰。如此罰不太酷乎。且文宣帝之淫虐。亦與高湛無異。今果何在。司賓者曰。文宣帝之罪孽。自然亦在地獄。今不必復提。恐傷吾主之心。此賊所以受罪尤重者。以其汙穢仙媛。俾蒙詬辱。至今不得上昇。皆彼之所為也。王生曰。此賊既廢。李后為尼。則后髮已髡矣。嚮者見鬢髮如雲。何也。司賓者曰。吾主既入尼寺。恐此賊復起淫心。因敝衣蔬食。不肯留髮者七年。此賊已死。始復留髮。然茹素誦佛。則終身不改也。言未既。蛇昂首竊聽。既而俯首觸盤。若服罪哀籲者。忽有兩巨蝎從旁刺之。蛇復大痛。旋轉不止。王生不忍。

復觀獄卒乃闔盤送入獄中。仍鍵其戶。司賓者復導之他遊。凡三日。觀覽已畢。忽見一宮人捧榼到院。贈以徑寸大珠一顆。巨棗二枚。曰：此珠佩之可以辟邪。此棗啖之可以益壽。吾主無以為贈。聊表微意。請從此別矣。於是有兩蒼頭導之。仍循原路。送出洞口。王生乃徧遊五臺。盤桓一月。始返晉陽。其大珠珍藏維謹。嘗以示莫君子。俛置之暗室中。光如明月。可以觀書。洵奇寶也。

後唐韓淑妃為真仙

王生謁見李后之後。美人仍常至齋中。王生問太原城內何地最幽勝。能導我一遊乎。美人索紙翦二驢。叱之曰：起。忽毛鬣奮張。清風肅然。美人自跨其一。使王生跨其一。曰：但閉目。勿開視。須臾至一處。四顧空曠。可十餘畝。中有一小山。土皆五色。頂平如砥。周僅丈餘。有石磴五六可列坐。時在春杪。夏初。月明如晝。山上下多芝蘭。奇芬撲鼻。又有海棠芍藥山茶牡丹之屬。齊開如錦。花大如盆。皆非人間所有。恍如仙界焉。美人告之曰：此山吾輩名之曰韓邱。世人不知也。昔後唐莊宗為晉王世子時。娶晉陽人韓遠之女為嫡室。而伊氏女為次妃。韓夫人諱愔。字靜娥。容德尤盛。以余所見二千年中。晉產美人。當以夫人為第一。與趙產李皇后相上下。而貞靜端重。尤過之。夫人事舅姑甚孝。莊宗既即王位。夫人掌內政十五年。力崇節

儉。至罄自粧奩以贍軍費。時進直言。箴規闕失。佐莊宗艱難締造。以得天下。農家女劉氏。嘗為夫人之侍婢。久從在軍中。以妖艷得寵。生子繼茂。遂重賂宰相豆盧革。郭從誥。建議越次立為皇后。既冊劉后。莊宗乃迎曹太妃及韓伊二夫人。由太原至洛陽。相見有慚色。始召封韓夫人為淑妃。伊夫人為德妃。位亞皇后一等。明年為同光二年。以中秋節。賜后妃宴。適南漢獻孔雀二十雙。莊宗曰。吾聞孔雀見美人則舞。置金唾壺白玉磬。明月珠於殿上。能得孔雀全舞者。賜之後宮寵嬪三十人。相繼至。孔雀有一二舞者。有竟不舞者。虢國夫人夏氏至。孔雀舞者六雙。汧國夫人侯氏至。舞者八雙。侯氏即夾寨夫人也。劉后豔服威飾。鳴珮璆然。故作媚態。孔雀舞者三雙耳。后頗有慚色。德妃伊氏至。舞者十雙。是時淑妃年四十一。尚如二十許人。妃曰。吾老矣。豈能與年少婦人爭寵。屏粉黛。撤簪珥。御敝衣。為宮中老媪束裝者。珊珊而來。眾皆聳目瞻視。肅然神驚。孔雀二十雙。皆舒兩翼。如錦屏之高張。異彩翔耀。與淑妃容色相輝映。既而和鳴應節。對舞不已。殿上下皆呼萬歲。私相語曰。此真足母儀天下矣。乃不得為皇后。而立假皇后耶。莊宗以珠寶賜淑妃。妃辭不受。劉后竟自取之。莊宗既得天下。志意驕怠。盤於遊畋。劉后復導以減削軍費。積戮功臣。激成大變。四年三月。李嗣源引兵西嚮。四月丁亥朔。莊宗為伶人所弑。節度使朱守殷入宮。選宮女三十人。以去。其婢將闖入。

淑妃宮。見淑妃縗麻哭泣。歎曰。天仙天仙。乃出引軍士復入。欲遂劫取淑妃。忽見宮門有文六金甲神。挺鞭而立。瞋目視之。裨將驚怖走出。三日而死。明宗入洛陽。即帝位。遣使賜劉后死。韓伊二妃在宮中。帝夙聞其賢。不敢失禮。然心畏其逼也。時遣人微諷二妃欲嫁之。二妃皆嚙指自誓。固請徙居太原。以避嫌疑。明宗敕有司供養如禮。而宰相命加防閑。有司遂希上指。又加嚴馬給宅一區。前後廢厦各十楹。二妃分居之。各携侍女四人。有圃可十畝。即此地是也。有司於牆外圍之以棘。而錮其門戶。但於戶傍開一穴。每日進飲食。出糞溺馬。頃之守門卒大言曰。吾輩躍馬赴沙場。立功取金印。如斗大。安能日日掃婦人糞乎。其意蓋欲索賂云。德妃子之卒。為出糞如故。淑妃不與侍女之糞。臭氣充積。漸致疾病。是時余奉羣仙命。護視二妃。余知淑妃本係真仙。暫謫塵世。真仙之糞。輕清靈秀。積之可以祛疫。乃為設法。通一陰溝。每日侍女糞溺。由此流出。以水濯之。余以七寶金盆獻韓淑妃。受其糞積之圃中。比及十年。遂成此邱。土皆五色。奇花異卉。甲乎宇內。芳馨異常。蓋得真仙之靈氣也。因指稍北一石。光明如鏡者曰。此拜仙石也。當韓淑后居此室時。每臨窗玩月。容顏上映。月光照耀。大地驚動。吾族咸來瞻望。余每率吾族之將成道者百餘人。拜於此石上。而淑妃不見也。迨二妃既去。舊宅遭兵燹為廢址。吾族戀此勝境。仍來聚會。偶有人來謀營造者。則出巨蟒。

奇鬼以驚懼之。故此地雖在城中。而庸服以榛莽棄之。千年以來。獲常留為吾輩會真之所。天上真仙亦往往間歲一臨焉。羣仙以其為韓妃積糞所成。故名之曰韓邱也。王生問曰。二妃去此後。徙往何處。美人曰。此事略見於五代史。而後世不能知其詳。唐廢帝時。石敬瑭舉兵反。遣使求援於契丹。許割燕雲十六州之地。使者三反。契丹援兵尚未發。或獻計曰。唐莊宗嫡配韓伊二妃在此。聞契丹主常稱為塞南第一麗人。慕一見而不得。今許獻之。契丹主必大喜。赴援必速。故唐曰。二妃年已逾五十。奈何。對曰。二妃容顏甚少。蓋繪圖獻之。敬瑭乃募善繪者。潛往繪二妃之容。遣使獻於契丹。契丹主果大喜曰。昔匈奴得一王昭君。遂為千古佳話。今吾一舉而得二美人。死且無憾。即日舉兵南下。大敗唐兵。冊敬瑭為晉皇帝。敬瑭遣其宰相趙瑩等迎二妃。將送契丹軍中。隱士鄭遠聞之曰。石氏其無後乎。二妃乃唐莊宗嫡配。天下之母。亦敬瑭之母也。而以賂敵人。不減何待。二妃皆哭罵石敬瑭非人也。狗彘不食其餘矣。皆欲求死。則已為人所守。無隙可乘。眾人強捉登車。契丹主待於穹廬。或設儀仗。余恐二妃受契丹主之辱。隱形從往。用障眼法。迷契丹主。契丹主遙望二妃皆暗然曰。髮老媪也。乃謂羣臣曰。汝等豈以朕迎唐二妃為好色哉。昔先帝與晉王約為昆弟。是朕與唐莊宗亦昆弟也。莊宗蓋世英雄。國滅無後。留此瑩瑩二嫂。幾無立錫之地。朕甚憫之。今迎養北

廷以完二嫂之節。即令二嫂年少色盛。朕亦決無他意。可送二嫂與述律太后同居。常為太后誦說中原舊典。如漢曹大家故事。此朕之志也。契丹主左右望見二妃。皆額手曰。真人也。唐莊宗若立韓妃為皇后。何至失國。然如此福德之相。而伶仃孤苦。亦可怪也。契丹主後望見二妃容貌。皆如花如玉。然前言已出。不能悔也。淑妃居契丹三年。無疾而薨。年五十六。薨時異香滿室。空中音樂嘹亮。鹵簿甚盛。蓋返其真仙舊位云。太后命以唐皇帝禮葬之。表曰。唐莊宗神閔皇帝嫡配淑貞韓皇后之墓。建憫節寺於墓旁。明年德妃亦薨。年五十四。與淑妃同葬焉。美人方與王生踞石對談。不覺白露沾衣。雞唱一聲。東方將白。美人乃呼起二驢。自跨其一。拱手作別曰。吾去矣。吾所以來見君者。為表章李韓二仙也。今吾事畢矣。遂冉冉向東南白雲深處而沒。王生跨驢還館。驢蹶然倒地。視之。紙也。乃什襲藏之。自是不復至齋中。

神護漢陵

光緒五年。河南巡撫涂宗瀛奏稱。孟津縣之鐵謝鎮。相距里許。有漢光武陵寢一區。歷經遵守。同治十二年。河流冲刷。套灣逼近。陵垣兼冲。及鐵謝鎮。寨前撫臣派員修築魚鱗石壩。迄今黃河北岸。積有石子灘。其形尖突。挑水南趨石灘。迤東長出雞心灘。一片溜勢。愈形淘刷。

致將鐵謝鎮臨河一面寨牆冲塌。勢愈淪陷。該鎮為順河船隻屯運糧穀碼頭。居民二千餘家。寨內有陰皇后陵寢。已冲去三分之一。急應籌款修防。估計工料價銀四萬三千餘兩。旋奏稱抵馳孟津鐵謝鎮查閱工程。如漢后陵前磨盤石壩以及陵西石壩五道陵東。託壩一道。均按照原估丈尺拋築堅實。其寨東崖尖及北岸石子灘尖亦均剷去。初勘黃河南圍套灣已成入袖之勢。寨邊大溜奔騰。逐日坍塌。興工以後。河勢稍落。大溜北趨。南岸淤墊。工程易施。僉謂靈祇效順。原估需四萬餘金。現僅用一萬七千八百餘兩等語。先是孟津縣令夢見一金甲神告之曰。我漢將軍賈復也。奉上帝命。將以某月某日。會同金龍四大王。保護陰皇后陵寢。汝可鳩集人夫。先期興工。並速請巡撫親臨工次。俾我得以成功。縣令問將軍既有神力。屆期行事足矣。何必借助巡撫。金甲神曰。不然。夫巡撫為陽世之尊官。所謂當王者貴也。若得千百人夫羣集河干。藉其氣燄。助我威靈。則事半功倍耳。縣令如言鳩工。并請巡撫莅工。屆期風雨驟至。夜見神燈無數。明滅河湄。但聞波濤洶湧。其聲如雷。黎明視之。則大溜已北徙四五里。南岸河身皆淤為平陸矣。余嘗謂自古美人。往往有容德。而無福壽。惟陰皇后則容德與福壽兼著。當時既備極尊崇。身兼五福。足為千古美人生色。至其陵寢。雖在二千年後。尚獲神靈呵護。然後知中興帝后。功德在民。天之報之者厚也。

狐仙談歷代麗人

黔中某孝廉。以博學高才。主持風雅。道光壬辰。會試落第出都。每過名區。輒停驂遊覽。道出西安。嘗策馬登眺五陵。且尋秦漢故宮遺址。留連彌月。忽忽已到中秋。是夕月明如晝。孝廉在逆旅。獨居無聊。跨馬出郊玩月。不覺至未央宮故址。荒煙蔓草。滿目蒼涼。正欲吟詩憑吊。忽見稍北有巍峩宮殿。前行二里許。見宮門內外闕寂無人。繫馬門外。步行而入。越室三重。則見華燭滿堂。陳設璀璨。有五六麗人。望月而拜。一麗人澹粧靚服。年可三十許。尤覺端麗奪目。甫拜而起。徐步數周。其人行如輕雲出岫。諸麗人皆注目凝視。步畢就坐。嚶然細語。口操秦音。其音韻若微風振簫。孝廉不覺移步上堂。一麗人呼曰。有生人在此窺伺。如此良名。被其攪擾。可恨可恨。言已。堂上燈燭盡滅。復聞暗中有二人曰。今夕良宵。雖作罷論。然此人本係雅士。盍明燭留與一談。堂上燈燭復明。有青玉几兩座。各設茗盃。清香沁鼻。於是五六麗人圍坐一几。孝廉持坐一几。而向者澹粧靚服之麗人。形狀服飾。又稍變矣。與孝廉寒暄畢。謂之曰。實告君。我等皆非人也。我等不幸墮入異類。欲得仙訣。其難過人十倍。方其致力之初。雄者須求世上忠孝勲業卓著之人。與夫耆儒碩學。擇一人而慕效之。雌者須求世上容德兼茂之麗人。擇一人而慕效之。誓歎笑貌。無一刻忘懷也。言動舉止。無一事相歧也。如

此步趨不倦。五百年而形似。又五百年而神似。一千年之後。始獲離獸而入人。然後修鍊益精。擴充益廣。訪世人之可慕可效者。必往從而取法焉。如是者又一千年。始得超列仙班。我生於世二千六百餘年矣。近甫脫離塵俗。略識仙機。因指其旁麗人曰。此皆吾弟子也。彼生也。晚見聞尚隘。故吾向者演習第一等麗人之狀貌舉止笑言以示之。然吾成仙之日淺。尚恐未能逼肖。貽笑大方也。孝廉問向所演習者何人也。麗人曰。此漢孝惠張皇后也。此處即北宮故址。張后廢居於此者十七年。每逢令序。吾率諸弟子演習於此。冀稍沾其靈淑之氣。亦甚於吾道有益也。孝廉問既欲學道。何必慕效麗人。對曰。世間名媛有德無容者甚多。劉向列女傳所載。豈必人人姝麗者。皆未嘗不可學步。然吾輩結習難忘。必覓麗人而師之。且其人果德容兼美。必係神仙偶謫塵世。故欲求仙。以此為較捷也。孝廉問大仙初學道時。所慕效者何人。今之狀貌乃何人也。對曰。吾於春秋之世。亦嘗遊歷諸侯之宮。迨戰國時。所最慕效者。乃秦武皇后魏姬也。姬乃魏襄王幼女。吾少時聞其容德。遂隱形入魏宮。而依侍之。迨秦武王聘后於魏。吾亦隨之入秦。甫越四年。而武王薨。王弟昭王爭立。不以禮待其嫂。始則幽廢空宮。繼則欲強嫁之。姬誓死不從。遂逐之。始大歸於魏。是時姬年甫十九。復守節八年而卒。吾始終不離一步。故其神態。皆能逼肖。向吾方摹仿張皇后。僅髻鬢其十之六七。為子所

窺令人恧然。故仍返吾初師魏姬之貌也。孝廉問大仙所見古今麗人共有幾何。對曰。吾自魏姬沒後。二千年來。凡帝王之宮。以及名都大邑。僻壤窮鄉。無不周遊物色。計吾所常竭力追摹者。不下二百餘人。然吾所謂麗人者。必兼容與德言之。若僅美於容而其德不純。效之適足為害耳。且古所傳麗人者。或承帝王之寵。威福驚人。或為文士所褒。揄揚溢量。及致其實則真麗者。僅居少半。其餘倖得美名者。大都不過中人。若其遭逢不偶。或早年守寡。或聲勢難憑。則其沈淪埋沒於深宮之中。與窮閭之下者。何可勝數。至若趙飛燕。燕合德之淫妬。武媚娘之悍逆。貌非不麗。而腥聞達播。適增其醜。吾每過之。未嘗不唾其背也。西施。楊玉環。誠不失為上等麗人。然夫差寵之而吳亡。明皇寵之而唐亂。吾亦無取焉。孝廉問大仙所見二百餘人。請為我述之。對曰。我姑就史冊所見之人言之。然有史冊未傳其美。而吾親得之目覩者。有端重一流。如衛夫人。莊姜。楚武夫人。鄧曼。晉獻夫人。賈姬。漢之魯元公主。孝昭上官皇后。光烈殷皇后。明德馬皇后。蜀漢昭烈吳皇后。唐之文德長孫皇后。懿安郭太后。宋欽宗之朱皇后。遼天祚皇后。蕭多羅羅元泰。定帝之巴拜哈斯皇后。甯宗之塔哩雅圖默色皇后。明之高慈馬皇后。莊烈周皇后。此其人皆莊麗閒靜。其性皆仁慈敦厚。福德兼全。而當以殷皇后為之冠。宋之朱后。隨欽宗北狩。艱險備嘗。卒於燕京。年僅二十有六。元之塔哩雅圖默色

皇后七歲冊立。甫一月而甯宗崩。后守節三十六年。寶元宮一老貞女。其遇皆有可憫者。有明艷一流。如息夫人烈嬌。楚平夫人伯贏。漢之戚夫人。孝武陳皇后。邢夫人。尹夫人。吳周瑜之喬夫人。晉之明穆庾皇后。穆章何皇后。石崇之妾綠珠。江南女子羅敷。北周靜帝之司馬皇后。隋之宣華夫人陳氏。唐莊宗之德妃伊氏。南唐李後主之繼后周氏。宋之開寶宋皇后。遼懿德蕭皇后。金衛紹王之幼女歧國公主。明福王之選后徐氏。此其人皆體質妍妙。其性皆明慧柔婉。而當以晉何后。金歧國公主。明徐后為之冠。何后諱法保。廬江何準之女。年二十一。穆帝晏駕。后諷誦佛經。守節四十餘年。歧國公主。自其父紹王為強臣所弑。與其母俱幽入高牆。及元兵圍燕京。乃以公主歸元。太祖而議和焉。太祖始舍金而攻西域。金得以延國祚者三十年。實為公主之力。徐后乃中山王之裔。年甫十五。被選入宮。未及冊立。而殉南都之難。益亦一貞女也。有修嫗一流。如秦穆夫人。穆姬及其女簡璧。即弄玉也。晉文夫人文嬴。西楚之虞姬。蜀漢先主之孫夫人。吳孫翊之徐夫人。晉之孝懷梁皇后。秦苻登之后。毛氏。北魏之木蘭。隋之紅拂。明之費宮人。石碣土司之妻秦良玉。此其人皆天姿偉麗。才識無雙。智勇兼備。其未及發。摠而賁志以歿者。當以孫夫人為之冠。晉之梁后。字蘭璧。安定人。司徒梁芬之女。洛陽之陷。羊后被虜。而梁后殉節。晉書失於紀載。亦太疏漏矣。有澹雅一流。如晉

文前夫人齊姜。悼夫人杞妣魯文夫人哀姜。昭夫人吳孟子。漢孝成許皇后班婕妤。孝哀傅皇后。孝平王皇后。宏農王之唐妃。吳廢王亮之全夫人。唐高宗之王廢后。宋哲宗之孟皇后。明宣宗之胡廢后。武宗之夏皇后。世宗之張廢后。此其人皆窈窕貞烈。雖蒙難居憂。而秉節不回。其德皆足以稱其容。而容色之尤姝者。實以全夫人為之冠。夫人錢塘人。諱惠解。十歲立為吳皇后。吳主既廢。貶號夫人。年十八而廢。主卒。時。權臣劇寇之間。卒能保身完節。時議憐之。至於許后之獄。由王莽鍛鍊而成。其不足信也明矣。以上共六十二人。或端重。或明艷。或修嫺。或澹雅。各有所宜。問世一出。或山川之間氣所鍾。吾當年師法已久。皆能幻其形。并能肖其神。若其數體兼備。不可以一格名。如漢之王昭君。吳長沙。桓王夫人橋氏。景皇后朱氏。魏之文昭甄后。唐之崔鶯鶯。後周世宗之繼后符氏。亦端重。亦明艷。亦修嫺。亦澹雅。無美不該。夫昭君遭遇非時。陷身匈奴。世人多惋惜之。不知其殿兩國之兵。厥功甚大。甄后以潛養袁氏之孤。致遭譖害。惓惓故夫。其心可原。橋夫人歸桓王。未及兩年。桓王遽薨。夫人哭泣數月亦卒。節烈可欽。朱后舍子立姪。大公無我。可謂盛德。遽遭反噬。逼令自縊。孫皓之罪。上通於天。崔鶯鶯許字鄭恒。從一而終。元徽之謀。娶鶯鶯而不可得。乃作會真記以誣之。亦見微之心術之不端。符后宛邱人。魏王符彥卿之幼女。年十七。世宗聘以為后。未及行禮。而世宗

崩。后詣柩前成禮。宋受周禪。遷之西宮。後竟遣出為尼。賜以玉清仙師之號。蓋亦一貞女也。以上六人。大抵嶽瀆之精氣所凝。或閱數百年而始一見。余亦嘗從而慕效之。然能形似而不能神似也。若出類拔萃。既不以一格名。即以一格求之。亦莫不臻其極者。一曰漢之孝惠。張皇后。后諱媽。大梁人。宣平侯張敖之女。生於趙。而長於秦。故在漢宮口操秦音。惠帝崩。后年甚少。辟陽侯及呂產呂祿入居宮中。后守禮遠嫌。如防大敵。卒能自潔其身。又常以仁厚勸呂太后保護代王。及諸功臣。陰德甚大。及被幽廢。后亦終不自明。乃其容德之美。史傳絕無知之者。斯可怪也。一曰北齊文宣李皇后。后諱祖娥。趙郡李希宗之次女。幼不好弄。天性淑惠。為文宣帝所賞禮。嘗以婉言諫文宣之暴。保全者數萬人。年三十一。文宣之弟高湛即位。慕后容德。欲逼淫之。后以死自誓。然卒遭僂辱者。非后之罪也。其後削髮為尼。卒成仙訣。一曰後唐莊宗之嫡配韓淑妃。妃晉陽人。韓遠之女。佐莊宗二十餘年。以創大業。妃之侍婢劉氏交通宰相得超立為皇后。而妃反居其下。以至敗亡。莊宗既殂。妃居晉陽。年五十二。被虜於遼。連主以母禮事之。妃常懸劔帳中。以自防。遼人敬之如神。一曰明熹宗之配懿安張皇后。后祥符諸生張國紀之長女。剛正嚴明。深惡客氏魏忠賢。而裁抑之。客魏構機陷害。幾為所滅。及熹宗崩。忠賢意欲篡位。后年甫二十一。即能不動聲色。密召莊烈帝立之。共誅大

慈竟延明祚。闖賊入都。后得信稍遲。自縊而懸絕。幾落賊手。危乎殆哉。幸李巖保護之。始得從容引決。蓋若有神助焉。此四人者。大抵乾坤之淑氣所萃。或閱數百年。而不能一見。且本係神仙中領袖。偶到人間。雖碩人之詩。洛神之賦。不足以罄其形容。如孝惠張后以澹雅勝。文宣李后以明艷勝。韓淑妃以修姱勝。懿安張后以端重勝。雖各擅一格。而未嘗不備諸體之妙。吾竭力追摹。但能形似十之六七而已。凡吾所舉其人。皆見於史冊者。此外委巷之間。幽閨之內。與埋沒空宮。而不得一見君王者。正復不少。余素所心儀。尚有一百數十人。但其姓字不見於史傳。雖欲相告。恐子不能記憶也。孝廉以為聞所未聞。因與縱談古今人物。其所評賢否。是非多有正出史之外者。正暢談間。忽聞遠邇晨雞一唱。麗人曰。子可歸寓。吾亦從此逝矣。孝廉與之揖別。出門上馬。但見殘星幾點。皓月西匿。天已曙矣。回頭一望。宮殿已失所在。惟有哇吟縱橫。滿目砂礫而已。孝廉自為紀其事。余從黔人得見之。惜已逸孝廉姓名。因稍刪錄之如此。

同治癸酉年。余在蘇州書局。有友人見此文。攜寄上海申報館。刻在瀛環瑣記中。已稍被館中執筆者竄改。今持重著於此。以存原璧。

牛太守前生為戰馬

吾錫汪寫園先生士佩。以進士為四川縣令。其本管知府牛姓與先生鄉榜同年。乃嘉慶甲子科某省亞元也。太守右手係人手。左手係馬蹄。能自記三生之事。歷歷不昧。嘗告先生曰。余前生一將官。因征苗殺戮太多。冥司罰令轉生為馬。余既生在樞間。回顧本身。儼然馬也。因悲鳴蹊齧。不食而死。冥司以其罰不稱罪也。仍令為馬。不敢復求死。既壯而為某將官乘馬。某將暴戾性成。往往鞭刃交施。受盡百般痛楚。一日與敵戰而敗。追兵已逼。余負某將疾奔。忽臨一山澗。寬約丈餘。對面銳石。削立如鋒。余念躍過則身死。而吾主或可救。不躍主必為追兵所殺。乃一躍而過。余腹絀於銳石。腸裂而死。某將竟以身免。冥司以余忠於所事。許轉人身。且為文官。秩至四品。方余之初為馬也。鬼卒以馬皮著余身。及余復為人也。鬼卒又將馬皮剝去。而余已兩世為馬。皮肉粘合無間。乃以刀劃之。痛徹心骨。劃至蹄尖。尤不勝其痛。余因縮去左蹄。鬼卒竟未之覺也。孰意轉為人身。而馬蹄猶未去乎。蓋太守所自述者如此。太守又告寫園先生曰。吾官終於此。且不久在人世矣。死期在某月某日。已而果然。

庸盒筆記卷之六

幽怪

無錫薛福成叔耘

明相沈文恭公故宅

浙江提督駐甯波府城。其署乃明萬曆年間宰相沈文恭公一貫故宅也。有空樓九間。人不敢居。沈氏子孫每於冬至元旦入署祭拜。提督不之禁也。相傳沈公時見形樓上。若束衣紗帽。則提督必得議叙加級等事。若監袍或便服。則提督必有丁故革降等事。一夕陰雨晦冥。營兵在樓下支更者。喝號敲鑼。通打四更。見樓上有前代弁兵裝束者。喝號敲鑼。亦打四更。營兵大懼。暈絕於地。久之。其夥怪更鑼不鳴。羣趨視之。始共救醒。余謂沈公相明神宗。偏私多而補救少。且為末季黨人之魁。考其相業。殊無足稱。何以逾二百年尚能獨著靈怪。蓋其為相實專且久。取精用宏。所以遺骸猶未歇絕歟。

嫁女爭花轎釀人命

雍正乾隆間。吾錫顧持國先生維以工制舉文名於世。然性情頗執拗。既久不得志於場屋。有憤世嫉俗之心。行事益與世背馳。故兄弟四人皆以科第發聞。先生獨以諸生終其身。晚年將嫁其女。當時風俗。以用花轎為貴。然如賃之。則塔家約須多用錢十緡。塔之父母未之

允也。先生謂媒曰：若無花轎，我當養此女不嫁。壻之父母亦謂媒曰：若必索花轎，我當以其費為子買妾。媒於是奔走兩家。陳說百端，皆堅不見聽。先生設誓不嫁其女，而婿家竟為其子納妾。媒亦敬謝不敏。婚事遂作罷論矣。明年元旦，其女方盛服拜賀父母。先生怒目視之，曰：汝尚有顏來見我乎？其女含淚歸房。距戶自經。慧山有東嶽大帝廟，素著靈異。是夕廟祝聞殿上有鬼哭聲，如是者三夕。於是壻之父及兩媒皆夢至嶽廟就質。神研訊良久，其案始定。神謂鬼曰：花轎與婚事無關輕重。汝父以不得花轎而誓不嫁女，已大誤矣。復無端罵汝迫汝於死，是此案汝父之過為最多。然女無訟父之理，故汝父不必到案。今但以眾供確鑿定案可也。汝父命中本無科第，然念其皓首窮經，子孫當有得科名者。今以此事皆削去之。謂壻之父王姓者曰：兒女婚姻，非用意氣之地。若親翁一使氣，一不使氣，則無事矣。今汝激於顧翁之言，不肯相讓，釀成人命。且花轎為費無幾，何至慳吝若是。汝命中本有一舉人，今罰汝三世之後得之。謂媒某姓者曰：凡傳兩家之言，當有斟酌。今汝於其負氣之辭，非惟不肯稍隱，又加甚焉。釀成人命，職汝之由。汝尚有十八年陽壽，今減去一紀以示罰。謂媒劉姓者曰：汝於此事，頗欲排解，然於某媒之傳言不謹，不能救正，亦有過焉。汝今年本可捷鄉闈，且有進士之望，當罰停十三科。至汝孫方得之。鬼哀顧曰：吾父操行廉介，不得一第，其子孫

科名。可否免其罰去。神曰。凡人自謂操行。但見己之是。見人之不是。其居心已薄矣。且汝知執拗之為害。無以勝於操行之不正者乎。此案亦猶是也。吾之斷獄。雖就案論案。然亦參覈其人生平之居心制行而定焉。豈汝所能顧乎。明旦婿父往見兩媒。以夢相告。無一歧異。厥後王姓之曾孫果得一舉人。遂溯之已三世矣。某媒如期而卒。劉姓之孫名承本者。果捷道光八年鄉闈。適符十三科之數。旋成進士。顧氏自持國先生迄其元孫。竟無一得第者。

立誓減壽遊庠

錫金兩縣。於承平時。童生應學院試者。一千數百人。而學額僅三十人。世俗之視秀才也。頗重。而得之者亦頗難。往往有文學均優。寫作俱佳。而倂得倂失。年至班白。猶溷迹於童子軍中者。西溪顧氏。無錫舊族也。援鄉會試者。近十人。有諱鎬者。亦工制舉文。縣府兩試。常冠其軍。年將四十。未博一衿。既困於貧。又素懼內。頗遭其妻之白眼。意鬱鬱不樂。乃赴慧山之東嶽廟。詣神前立誓曰。如我命無遊庠之望。願折陽壽以易之。但能一得秀才。雖速死無憾矣。是年試於學院。果獲雋。舊例。凡院試所取者。必由本學教官擇日。率新生謁夫子廟。始得列於附生之籍。顧生未及謁廟。病不能興。新生謁廟之日。正顧生垂危之日。越日而遂卒。余少時嘗聞顧氏長老相戒。謂東嶽廟威靈顯赫。大神之前。不可冒昧立誓也。

麻姑締姻

乾隆年間。無錫陳翁。遊幕河南雋雅拔俗。常為郡縣上賓。晚歲倦遊里居。室有三女。皆賢孝。工詩。戚黨推為國色。其次女。即外祖母陳太夫人。歸我外祖顧公。顧堂先生者也。實以乾隆丁酉三月三日生。年十九。尚未字。顧氏與陳氏舊為姻婭。顧氏長老。每至陳氏。見三女臨窗刺繡。儼若神仙。歸而歎羨不置。乃為外祖求婚。陳氏未之許也。外祖年十七。學幕山西。會赴京兆試。見燕京中有卜者。因就卜焉。卜者曰。子今生與科名無分。然將有非常之福。凡人祿享萬鍾。榮居一品者。俗福也。山水怡情。著述壽世者。清福也。其介於俗福清福之間者。莫如豔福。非有夙緣。終身無望。玩此卦象。子若向南方。當得神仙為佳耦。亦得神仙為媒妁。豈非常人罕得之福乎。及榜發落第。南歸省親。先是曾外祖母。供一麻姑像。神彩精雅。數百年物也。曾外祖母朔望焚香展禮事之甚虔。至是夢麻姑謂曰。汝年老無婦。為汝子締姻。會陳翁陳母。六旬雙壽。慶者盈門。凡女賓至。則延之內室。三女周旋迎送。有一女賓。年未三十。澹粧靚飾。翩然入內。三女陪侍於旁。戚黨婢媪。同聲驚訝曰。今日賓主真天仙相會也。女賓欲見壽母。陳母出而見之。問何姓。答曰麻氏。問居何里。答曰余無家。今日為作冰人而來。不必多作寒暄語。頃見女公子皆係天上謫仙。長者端莊。較有世福。季者艷麗。恐難永年。仲氏容德

尤備。然八年後恐遭奇厄。此係前定之數也。余所以來者。乃欲為締姻緣。亦係前定。今日午時。有某冠某服自西方來者。年甫十七。即其人也。遂翩然而出。陳母追送之。已忽不見。家人相與驚詫。以為遇仙。俄而外祖以姻家子往祝壽。其時地年歲冠服悉合。陳翁亦素高外祖之才。遂以女女焉。陳太夫人既歸。顧氏見所供麻姑仙像。若素熟識者。蓋即見之壽筵者也。益竦然敬之。其後八年。陳太夫人年二十七。果無疾自縊而卒。其姊歸沈氏。妹歸曹氏。境遇年壽。皆如所言。陳太夫人生一女。後歸曹氏。外祖續娶侯太夫人。亦生一女。即先妣太夫人也。余幼居顧氏。見顧氏族黨。每逢元旦。必來拜陳太夫人畫像。瞻慕久之。始去。有周孺人者。外祖之從母也。年八十餘矣。每來談陳太夫人。則口講指畫。娓娓不倦。因指畫像曰。方陳太夫自縊時。理妝不異平時。余奔往解救。欲灌薑湯。以刀抉口。堅不可開。上唇漸縮。微露兩齒。畫工亦遂仍之。此不過肖十之五六耳。然南鄉有觀音菴者。其比丘尼來營齋奠。延善畫者。摹繪以去。供為大士像。今聞靈異乃益著。戚黨皆知其生有夙因云。

扶乩問題

道光甲午科。江南鄉試題為執圭一節。合肥縣諸生有先期扶乩問題者。乩盤大書唐伯虎三字。遂寂然不動。諸生沈思苦索。有悟者曰。唐伯虎自號六如。此題中必有六如字也。因檢

論語得執圭一節。為文會者十人。是歲合肥諸生舉鄉榜者七人。而六在會課中。惟李玉泉封翁。以鄉居未與於此會。又道光癸卯科。浙江鄉試題為子曰。加我數年兩章。杭州諸生亦先期扶乩問題。乩盤大書。在白雲紅葉之間。當時不能解者。及題既出。始悟題之上為於我。如浮雲之雲字。題之下為葉公之葉字。與紅葉之葉字。音異而文同。塾師教童子讀論語。向於葉字加一小紅圈。讀作葉公之葉字。則乩書紅葉之紅字。亦有著落云。

扶乩奇驗

曾文正公嘗告幕客曰。余向不信扶鸞等術。然亦有奇驗者。李忠武公續者之克九江也。余方銜恤家居。一日偶至余第沅甫宅中。塾師方與人為扶鸞之戲。問科場事。余默念此等狡獪。何足為憑。乩盤中忽寫賦得偃武修文得開字。余言此係舊時燈虎作敗字解。所問科場事。其義云何。乩盤中又寫為九江之言也。不可喜也。余詫曰。九江新報大捷。殺賊無遺類。何為言敗。又自忖九江去此二千里。且我現不主兵事。忽提及此。亦大奇事。因問所云不可喜者。為天下言之乎。抑為曾氏言之乎。乩判為天下大局言之。即為曾氏言之。時戊午四月初九日也。余始悚然異之。而不解所為。至十月而果有三河之敗。全軍盡歿。忠武公及余弟溫甫咸殉焉。乩仙自言彭姓。河南固始縣人。新死於兵。將赴雲南某城隍之任。道經湖南云。噫。

一軍之勝負。關係甚鉅。此時文正雖奉諱里居。而東南全局。隱倚以為輕重。忠武固文正舊部。而文正之弟。又在軍中。半年之前。敗徵未見。而鬼神早有以告之。凡事莫非前定。豈不信哉。

城隍神世故

李幼泉都轉昭慶相國肅毅伯之季弟也。常統萬餘人勦賊。以功擢鹽運使。將入都候簡。遇疾不果。以癸酉之夏。卒於天津。方病篤時。都轉厭其苦困。乃密自為一疏。遣人赴城隍廟焚之。大旨謂。上念老母。不忍遽謝人世。然修短有定數。原難勉強。自揣生平尚無大過。若壽數未絕。請即令痊癒。若壽限已到。亦即早令溘逝。免受此淹纏之苦也。焚疏未及半時。都轉忽夢城隍神。遣人持柬來招。隨之俱往。與城隍神款語片時即返。伯相適來問疾。尚未知都轉焚疏之事也。都轉自稱疲乏口渴。呼湯飲之。遂語伯相以焚疏之故。且曰。我向者到城隍廟一行也。伯相問見城隍行何禮。都轉曰。如世俗賓主禮。相見一揖而已。因述城隍神之詞曰。人之壽數。非我所能主持。我已將大疏轉奏上帝矣。子之壽數。原止於此。然子上念老母。孝意可感。且子多年帶兵。有功無過。我料上帝必有延壽之命。子盍歸手。拱手而別。伯相聞之頗喜。冀其或有轉機也。不料是日都轉遽卒。此事伯相親為余言之。且曰。當城隍轉達奏疏之

時。彼豈不知上帝未必能允。而以延壽慰余弟者。蓋城隍神之世故也。

生作城隍三日

嘉興石蓮舫廣文中丞。於同治壬戌移居上海三林塘。病中夢有相逐者。出則旌仗喧闐。隸役擁衛。掖之升輿。視轎前兩提燈。則淮安城隍府也。及至署。南面高坐判官。及諸隸役。以次參拜。判官捧公牘請判。堆積盈案。茫然不知牘內何詞。判官摘紙尾。但令畫行標硃而已。判畢。階下眾囚環列。分起就訊。廣文不知所為。目視判官。判官曰。杖則杖之。曰鞭則鞭之。曰付某獄。即牽去。廣文偶舉首。見對面一戲臺。其臺上聯額。皆能默識之。凡在署理事三日。始送之歸。未至家數武。有一廟。廟門新貼上海縣令告示。廣文命停輿視之。俄至家。忽起。則病已三日不食矣。呼其子芳采曰。上海縣令新出告示。其詞云云。蓋往視之。芳采往視。果一字不差。乙丑歲。廣文公車北上。過淮安入城隍廟。視戲臺聯額。一一如夢中所見。嘉興人趙相生太守銘為余言之。

死生前定

李忠武公繪。三河之賊。全軍五千人。皆潛於賊。有勇丁某甲。匿積尸中。以免夜半。忽聞傳呼聲。自北而來。以為大股賊復至。戰慄不敢出聲。竊視其燈。知為本城隍地神。驕從其威。既

至神據案南面坐。展開一簿。土地神閱尸。唱姓名。見死者皆能自起應之。唱至某甲。城隍神說曰。是人當死於江西萍鄉縣。胡為在此。土地神聽曰。實尚未死。乃復按簿閱尸。天將明而雨畢。神既去。某甲徐起。四顧無賊。乃負傷匍匐乞食。輾轉山谷。逾一月。始歸衡陽本籍。誓不再出從戎。家居數年。貧乏日甚。因念勇丁某乙。有素負若干索之。可以供饋粥。其軍時在醴陵。尚非江西境。不妨一往。至則某乙一營。甫拔向萍鄉。又念萍鄉去賊尚遠。往留一二日。當無恙也。因先致書某乙。俾豫措所負之數。然後往取之。某乙如所囑。召某甲往。甫留一餐。某甲亟取資斧。束裝將行。忽端坐不起。視之氣已絕矣。

蓬萊仙跡

登州蓬萊閣。頗多仙跡。土人往往有所見聞。表弟楊墨卿嘗以事至登州。適值溽暑。夜不能寐。黎明登城納涼。至蓬萊閣邊。紅旭方升。見兩童子。容貌踈颯。方在堆堞賭跳。每移一堞。迅如鳥飛。捷如猱升。數丈外猶見之。及迫近堆堞。童子忽跳出城外。亟俯視之。固無所見。且城堞離地殆四五丈。不知其為人歟。為仙歟。抑為狐也。

縊鬼為祟

余外家顧氏。居無錫城內西溪上。數百年舊族也。相傳雍正初年。有一道士過其門。忽植立。

瞠視曰。吁。縊鬼入矣。頃之連聲稱縊鬼者七。乃詣閻人告曰。此宅有七縊鬼入門。自今以後。當有七人自縊者。及今驅之。尚可為也。何不請我作法以拯此厄。閻人入報。是時宅主顧持國先生。先妣太夫人之高祖也。性方嚴。以道士為妖妄。斥去之。道士笑曰。固是定數。不可挽也。長歎而去。越數年。持國先生將嫁其女。與婿家爭花轎不得。女忽自縊。其後先生之從孫某。為母所斥責。與其妻同縊於樓上。孫婦高孺人。與其夫不相得。遂自縊。其夫旋亦自縊。先生之曾孫某。歸自書塾。忽自縊於桑下。七十年中。男女縊死者六人。外祖母陳太夫人。既歸。顧氏柔順靜默。終日垂簾刺繡。與諸姑姊如無間言。每晨起梳妝。窗外桂樹一株。常有小鳥鳴其上。若曰。蠟梅花上街。披裏去。披裏去。陳太夫人以問左右。左右不聞也。有吳媪者。陳太夫人之乳母也。目能視鬼。常云。見一縊婦。手持髮一絡。短繩一條。徘徊房戶外。陳太夫人斥之曰。咄。速去。毋妄言。越數年。媪忽語家人。宜謹為備。昨見縊鬼。拊舞雀躍。揚揚得意者數日矣。而顧氏祖宗皆切切聚謀。若甚有憂者。果何為耶。於是家人防護維謹。先是陳太夫人性喜佩蠟梅。以其格高而韻遠也。嘉慶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陳太夫人晨起盥漱。忽聞門外有賣蠟梅花者。亟遣吳媪出呼之。逮持花入。則陳太夫人已就側室自縊矣。側室者。家人所呼為披裏者也。自是鳴鳥不復至。閱年餘。家人或夢陳太夫人來告曰。吾請於上帝。已驅除。

一方縊鬼矣。故至今城西數里無縊者云。

淑靈呵護家人

相傳縊死之人。往往在其死所為厲。然亦有不盡然者。余聞外祖母陳太夫人之初卒也。每清晨薄暮。家人恍惚見其形影。出人家祠中。丰神不異平生。其所縊之披裏者。後改為廚房。一夕竈下養遺火於積薪。夜將半。家人如有聞呼救火者。皆於夢中驚起。則竈前煙燄已迷漫矣。室中固有水缸。缸內有瓢。咸於煙燄內望見一麗人。以瓢酌水。連飲數薪。火已漸熄。家人遽前逼視。見薪邊溼水淋漓。瓢亦投在缸外。乃合力傾水滅火。始悟救火者。實陳太夫人也。外祖早卒。外祖母侯太夫人。艱苦守節。撫育二女。一為從母。適曹氏者。一則先妣也。是時家貧赤立。恃女紅以度日。侯太夫人旋得臙脹疾。臥在床褥。九年未瘳。侯太夫人常怨言曰。彼無端縊死。以後遺累我。使我受百般苦況。求死不得。鬼如有靈。能攜我同去乎。一夕忽夢有一妹人。翩然來前。謂之曰。我自歿後。得返舊位。未嘗不樂。然繫戀故廬。常來呵護家人。即良人之死。我籲求上帝。跪膝將穿。竟不獲允。所請。願氏家運衰矣。所幸者。吾妹一女。福德兼全。他日外孫鼎盛。吾妹猶及見之。且有三十年陽壽。今疾當全瘳矣。乃以手摩腹。覺冷氣自臍間湧出。一驚而醒。則殘燈熒然。彷彿有人影。瞥然而去。腹中癥結。覺已盡消。明日霍然。

而起。以夢語家人驚詫良久。終身不復怨陳太夫人。其後余與諸昆季常從先妣居外家。道光乙巳。余年八歲。陡患爛喉痧症。諸醫皆束手。以為必死。余忽於病中見一人彷彿如陳太夫人畫像。手執盃水灑之。徧體清涼。未數日。痧透痂落。病遂釋然。迄今思之。其遺像猶在目中。光緒五年。始以伯兄撫屏前任山東濟東泰武臨道二品頂戴。貤贈外祖及外祖母如例。距陳太夫人之卒。已七十七年矣。然顧氏已絕無後。余志尚欲為置祭田云。

水鬼白晝拉人

兩江總督衙署。在金陵城北。粵賊踞金陵時。嘗為偽天王府。內有花園。園內有池。甲子六月。官軍克金陵。洪逆偽宮人赴池水死者百餘人。辛未十月。復營為督署。余時在曾文正公幕府。幕賓所居之地。與花園相距甚近。余夜觀書。常至三鼓。往往聞窗外剝啄聲。余知為鬼。置之不理。如是者數夕。余厭其煩。乃右手秉燭。左手執棍。出驅之。差無所見。既返室中。則拊窗聲。敲門聲。與板壁外彈指聲。終夜不息。余亦置不與校。然竟未敢入余室也。其後余習與相忘。不以為意。而所聞亦轉少於前。及李雨亭制軍宗義總督兩江。甲戌之秋。幕客有遣其僕赴茶壚取水者。怪其久不至。復遣一僕往趨之。行過花園。微聞有呻吟聲。則見前僕顛仆池邊。兩手據地。作竭力支撐之狀。黑氣一團。旋繞其旁。駭駭乎將入水矣。後僕大呼。同事者聞

聲奔集黑氣跳入池中。汨然有聲。僕悶不省人事。以湯灌之。良久始醒。但云行到花園。忽見一鬼出自池中。拉余入水。余驚懼仆地。然口雖不能言。而心尚有所覺。極力掙拄。已為所拖。若再無人呼救。則命休矣。是日甫值下午。不過二三點鐘。天陰微雨。水鬼儼然出池。拉人於。是過此者。咸有戒心。未及兩旬。而制軍之猶子忽死於池中。猶子年已四十餘。先數日接得家信。有喪明之痛。故水鬼得因其感而祟之。是年冬。制軍遂引疾去位。數月之前。衰氣已見。故水鬼敢白晝拉人。至其夜間。僅在余窗外剝啄。則猶斂戢之至者矣。

水鬼假冒舢板船

余在曾文正公幕府時。蜀人中往來較密者。曰李眉生。廉訪鴻裔蕭廉甫大令世本。唐柏存

大令煥章。而三人者。又甚相得也。壬申二月。文正公薨。其五月。喪舟取道長江南旋。時柏存

奉大府檄護送。眉生亦自具一舟。送至洞度湖口。於是喪船舂船。及屬吏之送別者。水師舢

板之護行者。不下數十號。大府調大輪船三號。拉之。日駛三四百里。柏存每往來於眉生及

曾劼剛通侯紀澤之船。晝則聚談。夜則歸其本舟。習以為常。自登舟之後。柏存舉措言語。頗

改常度。嘗謂眉生曰。吾不久於人世矣。欲以後事相屬。眉生詰其故。則欲言復止。恒咄咄書

空。皆頽喪無聊語也。眉生百端譬曉。輒復豁然自失。言笑如平時。一夕舟泊大通。柏存於二

更歸舟。舟中人皆寢矣。蓋柏存蹤跡飄忽。時往時來。舟中人習見之。故不之伺候也。明旦其從者將進盥水。不見柏存。徧問舟人。有一老者答云。昨夜三更時。聞船後有人聲稱李大人。遣舢板船來接唐老爺者。旋聞洞然有水聲。余謂彼船以篙激水。未之問也。是時船已開駛百許里。咸謂柏存在眉生船也。是晚舟泊九江。乃赴眉生船問之。不見柏存。且云並未遣舢板船。又徧問水師各舢板。皆云不知。於是有悟者曰。噫。柏存死矣。此必水鬼冒為舢板。以誑柏存也。柏存今已入水矣。既而久之。不得確耗。乃懸賞格於沿江上下。有告得柏存尸者。賞銀五百兩。閱月餘。有一木客。在金陵告云。木篚過大通時。忽見一浮尸。隨篙而起。惟失一首。蓋已飽魚腹矣。因取而埋諸江岸。木客亦四川人也。乃遣人隨木客往大通掘視之。衣服靴帶。皆係柏存之物。靴頁內。尚有唐煥章名片。乃賞木客而斂其尸。歸諸四川云。初柏存之溺也。蕭廉甫方為天津縣令。未得柏存凶問。忽夜夢見柏存倉皇而至。滿身淋漓。如冒大雨者。見廉甫憮然無言。問以適從何來。不答。固問之。乃曰。我亦不知如何以一滑便下。竟至於底。不能出也。因不坐而去。既醒而凶問至。

鬼笑可畏

梅相言郎中。有友某君。素以膽力自負。郎中與之戲。請必以實事為證。是時金陵城內。有一

池在曠野中。素號多鬼。每薄暮。居民相戒不敢行。即有事。必紆道疾趨過之。郎中與某君約。以一物置池濱。俾於深夜往取之。取來則輸以酒榖一席。不能者罰亦如之。某君往至池邊。取物。并立而俟之。以觀其異。須臾水面發泡。頃之冒出兩手。及身至踵。一鬼踏水面而行。登岸復前行。某君踵而隨其後。入一窮巷。前無出路。某君植立巷口。鬼將返。欲出不得。作諸怪狀以怖之。不為動。相待至五更。後鬼披髮吐舌。作欲前搏噬之狀。某君亦披髮吐舌對之。曰。汝技止此耳。天將明。鬼技益窮。乃長嘯一聲。哇然而笑。某君不覺驚懼。昏暈仆地。明旦巷中人啟戶見某君。灌而醒之。送還其家。自是某君膽益小。夜間非有三四人不敢出門。嘗謂人曰。鬼百般怪狀。皆尚可耐。所最難視者。其笑耳。迄今思之。猶令我懷神寒骨。毛髮俱豎也。

新鬼回家

朱雲甫觀察。其昂。以光緒戊寅五月朔日病卒。天津招商局。是時天津疫氣流行。死者甚眾。觀察感受時症。本非甚劇。庸醫誤以犀角地黃藥之。遂至不起。其家在上海有兩宅。一在城內。一離城二十餘里。是月初五日午後。城內宅中。一傭媪忽瞳目噬語。家人環聽之。觀察聲也。從而問之。乃大哭曰。我已於初一日辰時死矣。家人大驚。問既死何以能到此。曰。我鑽在報喪信函中。附輪船南來。將近海口。我急欲到家。離船而走。甚勞倦也。問報喪信何時可到。

曰。明日辰刻。問以何病死。復哭曰。今日甫經查明。吾尚有陽壽二十五年。前因母親大病。減借十年。亦尚有十五年。誤服庸醫之藥。遂至枉死。吾到陰間。一無拘束。以生平無罪孽也。亦各不收納。以死期未嘗到也。可速焚一紙輿給我。我將到城中。大王廟及蕭王廟一行。即無事矣。我再當赴鄉間。報知母親。此事非可久隱。告之則慟。在一時。不告則憂疑轉無窮也。家人問債項如何。曰。我積虧久矣。今既死。不過以不了了之。問所用錢有細賬乎。曰。無有。我生平用錢。無一不在面子上者。即無細賬。朋友自能代我清釐也。家人如其言。買紙輿焚之。須臾老媪遂醒。問以前事茫然不知。是夕觀察之母。在鄉間宅中。甫晚膳。即倦而就寢。寢甚酣。久之。忽在牀上哭曰。吾兒死矣。問之。則所言盡與老媪同。已而報喪之信。果以初六日晨時至。

庸醫殺人有定數

同治元年。京師大疫。有某部郎病後汗出不止。身熱頭暈。忽覺離其寢室。出其大門。門外有駕車以待者。乘之而行。街道皆素所未經。至一巷口。遇同年某孝廉。亦乘車而行。頃之至一衙署。則已素識之某主事。已在。三人並不交言語。闖者延入花廳。有一官人。方面而白鬚眉者。非本朝衣冠也。分賓主坐。官人取桌上冊。檢查。忽謂其下曰。某老爺何以至此。速即送回。即有兩人。擁某部郎出門登車。見其亡父。立於道左。呼曰。汝何以至此。汝壽命未盡。昨

日誤服某醫生之藥麻黃三錢足以殺人吾為汝減去三分之一速即回家尚可活也言訖而去車倏忽已至大門兩人者從車上擁之一跌而醒則偃卧牀上妻子環而哭泣死已半日矣忽呼口渴索粥湯飲之命取藥滓梅之僅得麻黃一錢視藥方則固三錢也問之藥舖舖中人答云麻黃三錢係某夥所稱拿櫃疑其太少復重稱之確係三錢雖克去而心終懷疑也又遣人問某主事某孝廉皆已死半日其時刻正同其藥方皆係某醫生所定俱用麻黃三錢云

村童夜陪鬼飲

距無錫數十里有鄉鎮曰大牆門者明季富室某氏居之資雄一郡其居止自大門以及內宅占地幾五六里今雖改為村落而土人猶名其地曰大牆門光緒初年有村婦攜一七歲子同居其父出外貿易而童子讀書村塾一夕童子自塾歸晚餐後忽云有記書條忘在塾中欲往取之村婦以塾中相隔不過數家命童子攜燈前往良久不返俄而雨聲浙瀝村婦倚閭盼望中心如焚而大雨滂沱矣待至三更後雨勢稍止村婦自往塾中詢問塾師則云童子並未到塾村婦徧走村中循戶問之皆云未見後赴溪邊呼問旁岸各船俛以篙撥水恐其或溺於河也亦竟杳無蹤跡只得歸家自念祇此一子而無端失之恐為其夫所斥責

愁悶欲死。其族婦有來伴居勸解者。延至四更。忽聞門外剝啄聲。亟啟戶視之。則儼然童子也。其衣履並無溼痕。詳詢其故。童子曰。方余啟門。欲往塾中。忽有一人從旁突出。扶余而走。其行甚疾。須臾至一處。燈燭滿堂。僕婢雜沓。排筵宴十餘席。左男右女。忽抱余入座。見其相對言笑。略聞其聲。而不辨為何語。一美人款余嘉穀數種。余微嗅之。有泥土氣。因嚼而不咽。潛吐於地。久之見一翁一媪。大呼入問曰。何故騙誘吾孫。速即還我。始在堂下與僕婢爭論。繼而上堂。揮拳拍案。燈燭盡滅。男女僕婢皆不復見。身在暗室。無路可出。適有微光射入窗內。細審之。知為某氏家祠。覺媪與翁尚在堂上。媪謂翁曰。何不挾之送往家中。翁遂挾余而走。斯時窗戶關閉。不知何以能出。往返所經街道。似與常路微有不同。倏忽至門。翁遂舍余。回首無見也。既而童子之父歸家。詳詢翁媪狀貌。果童子之祖父與祖母也。蓋翁媪與舅賊滋擾時。投水殉難。宜其靈爽昭著。能護其孫矣。拍案一怒。使某氏之鬼銷聲匿跡。殆其正氣所攝云。

狎遊客遇無常鬼

嘉慶中。先祖鄉圃府君。設帳無錫北門外。有施生者。年逾二十。荒廢學業。為狎邪遊。屢戒不悛。先祖擯之門牆外。施生益流連酒色。一夕在妓室酣飲。四更後肩輿歸家。道經一橋。忽見

一人身長丈餘。白衣高冠。肩掛紙錢。如世所稱無常鬼者。植立橋前。對之嬉笑。轎夫皆驚。駭狂竄。委肩輿於橋上。頃之有擊柝夜行者。見轎中人已半死。復為呼集轎夫。昇至家中。灌以薑湯。嘔綠水一盃而卒。蓋其膽已破矣。夫施生困於酒色。神不守舍。死期將至。而後陰氣乘之。固非無常鬼之能嚇人也。

楊孝廉遇煞神

俗稱人死之時。皆有煞神。其氣甚凶。而見之者。亦往往不利。道光初年。無錫楊緝甫孝廉。以制藝名於時。為東林書院山長。一日往其族叔家中問病。未至廳事。陡覺冷氣逼面。仰首一望。忽見一物似雄雞者。集於廳屋之上。其眼綠光兩道。直射人面。凝神視之。漸覺已之眼。中亦有紅光兩道。出與綠光相接。其始紅光甚短。繼而漸放漸長。紅光放長一寸。則綠光縮短一寸。相持良久。紅光將逼雞身。忽聞怪嘯一聲。雄雞奮飛而去。廳屋亦塌倒半間。孝廉始徐步入內。知其族叔病勢初甚危殆。既而稍覺平安。蓋紅光與綠光相持之時也。於是方悟向者所見。實係煞神。今既逼之使去。病或可愈。欣然將歸。甫出門。則哭聲舉於內矣。夫孝廉之目光能與煞神相抗。而終勝之。其所養必有過人者。然人之生死。業既前定。故其族叔之亡。雖稍緩須臾。而終不能免也。

離婚酷報

湖南某觀察。以鹽筴致富。卜居揚州。其長子娶某太守之女。憎其貌寢。納妓為妾。妾恃寵陵嫡。而其夫常右之。久之。某氏有孕。其母家忍妾之甚之也。迎之以歸。觀察之子聽妾之愬。即令其弟寫離婚書。告絕於某氏。而沒入其資財甚富。某氏生女。遣人來報。冀觀察之子。或許其歸也。而觀察之子執意甚堅。復令其弟作書拒之曰。此女非我所生。某氏聞之。先殺其女。取剪刀自斷其喉。大呼一聲。由牀上自投於地以死。數日而觀察之次子有疾。鬼附言曰。汝助兄為虐。作書絕我。我將捉汝以去。病者之妻出諾之曰。汝自見棄於夫。不能報怨。乃反欲令我作寡邪。鬼應之曰。夫之惡。我豈舍之哉。我夫不能書。而叔代為書。叔罪實大。且渠陽祿已盡。吾故先捉之。言畢。寂然。氣已絕矣。此同治戊辰年事也。卒未四月。觀察大病。死而復蘇。召其長子。使速辦後事曰。吾與汝終不免。吾適至陰府。與新婦對質。而不勝。以我不能訓汝。六十日必來捉我。次當及汝矣。六月中。觀察果卒。蓋六十一日矣。後數日。長子亦卒。其妾見鬼。謂之曰。吾將使汝守寡一二年。再來捉汝。余聞人談此事。時妾尚未死云。

鬼魅現形

道光季年。揚州鹽商。有家婢為魅所擾。設法驅之。皆不應。婢言魅有形質。夜半即至。與之共

卧。其冷如冰。商命兩媪扶與俱寢。夜半魅至。二媪狂呼奔竄。商無如之何。或獻計召優伶四人。使扮王靈官。溫元帥。趙玄壇。周將軍。環坐婢牀。而徙婢於他室。以待之夜。三鼓有風。蕭然。窗戶自啟。王靈官知魅已至。捉鞭將起禦之。忽見黑氣一團。直奔婢牀。王靈官驚而顛仆。悶絕於地。而魅亦不復見。於是商家男女婢僕。皆驚起煮薑湯。以灌王靈官。良久始甦。已折去一齒矣。一僕燃燭於室隅。忽大呼曰。鬼在此。鬼在此。羣趨視之。則見一鬼影嵌在壁間。其黑如墨。亦有面目鼻口。而不甚清晰。當魅與王靈官相遇之時。王靈官固為所驚。而魅亦驟見以為真神。慌張失措。故嵌於壁間。以致不能遁去也。眾以燭火炙之。唧唧有聲。愈炙則黑影愈淡。然其後壁上終彷彿有鬼形。雖常炙不能去也。自是魅不復至。婢亦無恙云。

鬼負壞牆

道光年間。浙江臬署花廳屋倒。是時某廉訪方宴客。忽聞小兒在院中大哭。廉訪怪而出視之。諸貴客相隨趨出。而屋塌然倒矣。後問小兒何哭。小兒云。適見青面獠牙者數十人。皆以肩背負牆。若甚用力之狀。余心怖焉。蓋廉訪與諸客不當壓死。故羣鬼為之負牆。復借小兒一哭。使之驚出。而後頽塌也。趙相生太守從軍山東。夜已就寢。風雨暴至。臥室傾崩。聲震數里。同人驚起奔救。皆謂相生必死。有號哭而呼相生者。微聞有答應聲。乃使勇丁撥瓦礫。掖

出之則固毫無損傷。眾詢其故。知桐生方睡熟。時夜半忽醒。披衣起坐。欲取便壺。溲溺未及。俯取而耳中聞排山倒海之聲。牆宇四面壓下。桐生所坐之旁。適有一柱支拄。廓然中空。僅容一人。向使桐生首尚在枕。則其腦必被巨輒破裂。而其足亦必為瓊梁壓斷。又使桐生果取便壺俯身牀外。亦不免於壓死。乃寢而忽坐。坐而未俯。不先不後。間不容髮。非若有使之者乎。然後知人之死於非命者。莫非前定。雖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而人之所以受巖牆之禍者。蓋亦其命然也。

旅鬼索路憑歸費

陳作梅觀察鼎嘗為余言。少時居山西學院。幕中同人有患瘧疾者。往往作噬語。俟其清醒時。問之。則云嘗見有一人。年四十餘。自稱與我同事。三年前曾居此室。因日長無事。特來相訪。以破岑寂。眾詢諸署中老吏。前任學院果有一幕友。年四十餘。病死室中。述其狀貌。衣服無一不合。一日鬼復憑病者。對眾言曰。我久客思歸。而苦無路憑。恒為關津吏所留阻。諸君如能為我辦一文書。感且不朽。諸幕客言於學使者。用鬼姓名填一路票。蓋印既畢。禱而焚之。須臾病者拱手謝客曰。諸君惠我甚厚。雖然我欲起行。而苦無旅費。若之何。眾復釀資。為買紙錢紙錠焚之。病者復拱手謝曰。荷諸君之贈。行囊頗豐。吾今從此逝矣。言未既。旋風

忽起於地上。紙灰飛亂如蝴蝶。漸轉漸高。結成圓球。吹入雲霄。倏忽不見。病者亦遂霍然而愈。

鎮江府學署中鬼聲

余年十二三歲時。先大人官鎮江府學教授。余兄弟皆在署中讀書。署乃數百年舊屋也。前官及眷屬。多有病歿於此者。每三更人靜。臥室外。輒聞履聲索索然。如著方頭靴。蹀躞於中庭者。或啟戶持燈出視。則寂無影響。既入復然。久而與之習慣。不復以為異也。或聞女子弓鞋木底聲。又或聞推窗拔門啟戶聲。明日視之。則掩閉如常。或置算盤及棊筒於桌上。輒聞推算與落子之聲。或據案彈指之聲。或移動坐椅之聲。又若有喟然歎息者。一夕大兄與仲兄。方在書室論文。忽聞對面案上有剝啄聲。將燈光旋轉照之。其聲如故。逮移步往視。則無聲。既還。則復響矣。遂置之不理。又一日。大姊因瘧疾。偃臥牀上。忽聞帳後如有人驅貓者。俄一貓自牀下走出。乃即署中所畜之黑貓也。至於天陰微雨之夕。夜深月黑之時。鬼聲啾啾。若近若遠。或在簷際。或在樹間。又余所習聞而不措意者矣。

荒徼人鬼雜處

咸豐年間。有謁選得廣西某土州州判者。是時廣西南甯羅鋒鏑。而此州被禍尤慘。州判既赴

省謁見上官。始知歷任州判。皆儻居省垣。不之官者十餘年矣。上官亦知而不問。或反予之
差事。以示調劑。州判以為無論此缺如何瘠苦。總當一蒞其地。僚友咸尼其行。適有自州來
者。告之曰。此州城中居民僅數十戶。荆榛瓦礫。滿目蕭條。鬼多於人。約數十百倍。惟日中時
不見鬼影。及日稍昃。則羣鬼已出沒牆隅。與人無異。其聲啾啾。不甚可辨。終日人鬼雜處。肩
摩踵接。不相畏避。亦不相聞問。雖居之幸無他禍。然此所謂鬼鄉也。不如勿往。州判不信。殺
然前往。將至州。行百餘里。不見人煙。田中樹木。皆大可合抱。野獸叫嗥相逐。州判始有戒心。
既入城。忽見闌間夾道。陳設百貨。熙攘往來者。幾與繁庶之區相似。私念邊城有此景象。傳
聞之言。殆不可信矣。謁見知州。知州頓感謂之曰。我居此荒城。今已安之若素。乃勢有所不
得已也。子可以不來而必來。亦太慙矣。州判問向見城中繁庶之象。通都大邑。不過如是。何
謂荒城。知州笑曰。日後當自知之。既已到此。此間不乏空宅。呼吏導往署外一甲第居之。征
裝甫卸。似聞內宅尚有婦女笑語聲。私念當別有官眷賃居此耶。因連日勞頓。遂即酣寢。明
旦甫啟房閨。見對面有一房。陳設精麗。揭起錦簾。一美婦人方對鏡梳妝。畢呼婢取水盥漱。
旋入內室。婢復梳盥如前。忽聞外宅有傳呼。某太太拜會者。室內婦人冠帔補服出迎。又一
婦人年近四十。亦冠帔補服而入。兩婦互道寒暄。攜手就坐。州判又念今日天氣清明。所見

決非鬼物。且鬼多飄忽。而此則形聲確鑿。鬼多陰慘。而此則容貌華美。土城中有此等官眷。正不得以荒僻概之。何知州之欺我也。移步前進。將諦視之。兩婦一婢。忽皆以手自挈其頭。對州判而笑。州判魂不附體。盡氣狂奔。徑詣州署。復見知州告以所見。即日啟行。知州復遣兩吏以小車送之出城。州判欲覓向所經之關關。但見頽垣破瓦。蔓草荒煙而已。始悟前日所見。乃鬼市也。於是疾馳出境。返至省垣。即日引疾歸里。終身不仕。

鬼欺袁老

吾錫北門外大橋。縣令決死囚之地也。道光中有顧君字雲萼者。以書畫名。年七十餘矣。一日三鼓後。提燭獨過大橋。陰風忽起於橋上。燈光陡滅。有數十無頭鬼逐之。大駭。奔至橋下。背一店門而立。鬼已踵至。皆手挈其頭。對之而笑。顧君魂不附體。頽然倒地。忽見紅光兩道。自遠而至。鬼皆散走。近而視之。則所素識之王氏兄弟也。驚喜呼救。乃送之歸。未數月而病卒。顧君嘗語人謂王氏兄弟必貴。既而一舉孝廉。一以監生終。頗以干涉訟事。見輕鄉里。豈其根基雖厚。而行事有以折減之歟。抑少年氣盛。不必有大福祿。而亦為鬼所畏歟。

東平州收相尸遇鬼

余友朱偉度太守。祖駿之權知東平州也。頗有能名。一日赴鄉間相一老媪尸。冒雪前往。偉

度向有喘病。又飢寒半日。及回署。氣息奄奄。面無人色。偉度之妻。捧薑湯進之。甫啜數口。陡然大吐。噴及其妻之面。其妻暈倒於牀。而偉度則爽然神清矣。其妻忽作噬語。審其音。若六十餘老媪者。儼然東平人也。瞪目言曰。余子無狀。終日在外賭博。不問家事。致余氣忿。尋死。乃復移余於富家某氏之門。藉尸圖詐。生不能事。死又暴露之。且遠勞太爺之駕。若不嚴治。余子。余死不瞑目。偉度謂之曰。汝子固當嚴治。但衙署深嚴。汝何敢至此。對曰。余抱憾無窮。亟欲申理。太爺在尸場時。余鑽入轎中。惟時太爺偏身發冷。余乘間入太爺之口。由口入腹。適飲薑湯半碗。余熱不可耐。由喉間衝出。不意適值太太。今特借之以宣余意。偉度怒曰。汝混入衙署。又纏擾太太。不自知罪手。因呼曰。速取杖來。我將扑之。其妻作惶怖叩頭狀曰。我速去。我速去。但求太爺處治余子。偉度問曰。汝子洵有罪。將絕其性命乎。對曰。不必絕其性命。但求杖之一百。警其將來而已。余欲出署。懼為門神所執。求太爺遣人炷香引余。則出矣。偉度命如其言。其妻遂醒。明日偉度為斷是獄。杖其子而遣之。州人多服其公明云。

冤鬼鳴冤

余弟誠伯之知漢川縣也。去城三十里之蚌湖口。有劫盜數人拒殺事主一案。盜首何大安。逃奔十五里。天尚未明。為兵役所盤獲。收禁獄中。供稱夥黨五人已逸。正在緝捕。會有形迹

可疑者三人前來探獄。禁卒怪而羈留之。執而訊之。皆盜夥也。明日又在河邊盤獲二名。數日之間。劫盜六名。全數擒獲。縣民驚謂非鬼神默佑。不能至此。時壬午十月初六日也。先是十月朔四更。誠伯在內寢將卧時。聞後牆外有喊冤者。若近若遠。乍左乍右。其聲慘厲。意其必非鬼物。連喊三夜。姑遣差往查。皆云牆外離居民甚遠。此殆非人。不日當有重案。初四夜喊聲較早。聞署無不聞者。然鬼聲無若是之發揚。僉謂當係更夫與冬防巡勇警夜聲也。初五夜尚有喊聲。初六日。諸賊悉被擒後。即寂無音響。而查事主被殺之期。乃初一夜也。其鬼既能鳴冤於縣署。又使諸盜不緝自獲。鬼亦靈矣。誠伯又細詢更夫巡勇。並無驚喊之事。云

廳署貓精

外叔祖顧半厓先生。遊幕河工。嘗言道光年間。居河南某廳署內。屋上常有一貓精。長二尺許。頭戴氈笠。肩挑兩小筩。效擔水夫之狀。每晨起。必從簷前經過。人亦習與相忘。後因偷喫食物。庖人狙擊殺之。庖人即擔水夫也。視其氈笠。蓋拾取敗氈緝成者。其兩小筩。則取小木片。細紮為之。夫貓而成精。其閱世當已久矣。然擔水夫能擊殺之。究尚無甚伎倆。至其所慕效。不過擔水夫之屬。貓之心目間。但知有此人。蓋亦積威壓之漸也。

鬼買糕哺子

句容鄉婦。有以產死者。厝棺荒墟。其鄰近賣糕店。每日見一婦人來買糕兩枚。及晚穿錢。必有紙錢灰。適如婦人買糕之錢數。店主怪之。明日復來。乃以水盆受其錢。婦遠泣曰。實告君。我非人也。我以產死。即入棺。而子生。每日買糕哺之。當佑店中多獲生意。凡買客夜來者。皆我所為也。因復哀籲曰。吾家現已無人。此子久在棺中。終難得活。且與店主同姓。如蒙救出。撫育為子。則生生世世。銘此大德矣。店主惻然許之。因曰。吾恐以開棺獲罪。奈何。婦人曰。方感大恩。開棺何害。因告以地址。方向。嗚咽拜謝。瞥然而沒。店主依言覓之。果得一棺。啟之。尸尚未朽。即買糕婦也。一孩微有溫氣。灌以薑汁。始能啼能動。店主遂撫為子。而葬婦棺。及兒已長。頗以貿易致富。店主告以其母墓所在。使往祭焉。夜夢其母告曰。吾昔為汝買糕。每過某溪。浮水而渡。甚覺苦楚。汝今宜建一橋。以便行人。其子乃建橋溪上。名之曰買糕橋。句容人至今能道其事。

甯紹台道署內狐蛇

余將赴甯紹台道任時。即聞甯波有三將軍之說。皆巨蛇也。其在提督署中者。曰大將軍。在道署中者。曰二將軍。在府署中者。曰三將軍。然向不輕出見。及余到署。細察形迹。惟署後有小屋。供財神。其旁翹白髮而坐者三人。詢之。舊吏乃云。狐也。署室承塵上。常有聲響。始以為

鼠久而諦之。與鼠稍異。或於板壁及桌椅上作剝啄聲。余厲聲呵之。乃稍止。然既止復響。既而試得一訣。但若無所聞者。置之不理。再響數次。即不復響矣。僕婢有失小物。及頭足微疾者。均往財神祠中燃香燭。亦頗有奇驗。但事稍重大則不靈。一日余方午食。仰指承塵。謂內子曰。彼已數月不響矣。言未已。而聞隨處之聲。若撒豆者。各室中多有微響。旬餘乃止。乙酉上元之晨。余起盥沃。忽聞板壁有響。甚厲。與平時不同。余大聲斥之。亦不稍止。適接電報。知法將孤拔率五戰艦。已入蛟門來攻鎮海。余乃悟彼來報信也。因曰。此後如有警信。即能來報。待到事平。當書一匾額送之。自是凡聞室中有厲響者。必接警電。法船既退。余乃撰書一匾。懸之祠中。余久欲察巨蛇蹤跡。而無所見。惟盛暑之夕。署中人每見一烏蛇。長丈餘。橫臥院中乘涼。欲呼眾人往觀。則忽不見。然並無他異。以不足當將軍之目。又聞前任某觀察。有一族姪女在署。一夕忽不見。明日東城外十餘里之鄉人來報。有一女墮於田中。遣人驗之。乃迎以歸。女云三更睡熟。後忽覺御空而行。鼻中微聞有腥風。然並無所見。天將明。乃墜下。云眾意此乃蛇之所為。惟余所聞署中之響。不知其果為狐歟。為蛇歟。余無以攷其實矣。

蛇死為祟

無錫南門外。窰戶甚多。俗呼之曰老窰頭。同治丙寅。有某甲買一古窰。窰已閉棄數百年矣。

將啟而用之。忽見窠中大小蛇無數。皆毒也。盡擊斃而火之。有一蛇大如雙盃。亦死於火。項之。某甲大病將死。蛇附之而言曰。我已修百餘年。未嘗出為人害。汝不與我一信。而突來開窠。使我不及遷避。無故殺我。且殺我子孫甚眾。今日必索汝命。蓋俗例。凡起造動土。必於數日前祀土神。則百蟲無不徙避。某甲開窠。實未祭土也。於是家人涕泣哀籲。許蛇以諷經超度。不可許。以拜七日。梁王懺。又不可許。以拜懺。而兼立蛇王廟。蛇乃允之。某甲尋愈。於是將軍山有蛇王廟云。

巨蚌成精

上海蕭家浜。水通黃浦。咸豐五六年間。土人往往於晦冥之夕。見河濱有光燭。天儼同月夜。河濱有大榆樹。數百年物也。一日。有客向土人欲買此樹。願輸錢百緡。土人異而詰之。客曰。此樹腹空已久。中有靈草一莖。而此河由黃浦通大海。汝等獨不見。夜有寶光如明月者乎。此巨蚌也。彼在海中修鍊多年。來此欲食仙草。以成正果。吾所以買樹者。將取草以釣蚌也。土人聞之。皆謂明月之珠。乃無價之寶。吾輩何愛於百緡。乃謝客勿售。相與鋸樹取草。復築壩截斷河流。岸水使涸。河底果有兩巨蚌。皆如百斛之舟。相對翕張。作欲裹人之狀。土人既不敢近。乃懸仙草於長竿。以誘之。蚌來逐草。其行如風。竿與草皆為所吸食。持竿人駭極。幸

而跳免。土人以爲蚌不出壩。終當涸死。欲持久以困之。數日後。蚌忽不見。蓋已騰躍而越壩矣。然每夜寶光仍見於黃浦。相去不過數十里耳。俄有兩女子。美麗絕倫。赴縣署投狀。自稱立願出家修道。有惡少年鄒生。強占爲妻。不令得歸。母家求縣主速賜拯拔。問其居址。云在黃浦。既而一書生來訴狀。自稱鄒姓。幼聘彭氏二女爲妻。今欲賴婚。求縣主速賜清理。問其居址。亦云黃浦。既而縣役持票拘人。則浦濱固無彭鄒二姓者。徧詢舟人。亦皆無之。遂置之不理。越半月。兩女子復來縣催訊。並訴於道署。詰以鄒生既難拘到。作何處治。女子稱但書黃紙聲明鄒某。應按律懲辦。鈐以縣印。以某日某時。焚而投之黃浦。則可矣。縣令如其言。試之。忽見血涌水面。則一大黑魚。長五六丈。已浮水死矣。身似被刀斫者。是夜寶光遂不復見。後常見於海外之蛇山。始知蚌之久不出黃浦者。黑魚所阻也。而彼此赴訴。先得縣印者。勝印之威靈。亦赫矣哉。

樹靈報仇

光緒辛巳三月初五日。天津府署附近居民失火。燒死四人。其屋主則鹽運司署之書吏也。先是書吏所居院中有老樹一株。書吏以其侵蔽日光。將伐去之。或言此係百餘年舊物。不宜斬伐。書吏不聽。斧尋既縱。紅水噴溢。殷如血痕。亦不顧也。將發火之前數日。書吏每於清

晨夢見白髮老人執手謂之曰。汝與我為仇。我亦當與汝為仇。汝勤絕我命。我亦當勤絕汝命。如是者三日。書吏怪之。出以告人。亦莫喻其故也。及火發即在伐樹之處。亦不知其所自來。書吏及其二孫一傭媪皆死焉。其大門及比鄰屋舍均無恙。趙桐孫告余曰。凡百年以外老樹。往往能為人禍。福史冊固常見之。而近事則尤可徵。浙江義烏縣署中有大樹。侵礙屋簷。某大令蒞任。命伐去。杈枒旁出之兩枝。大令有已嫁守寡之女。攜其三歲子在署。忽囁語曰。方今某氏家運尚旺。我固無如之何。若汝家則門祚衰矣。姑借汝子以顯我之手段。彼去我兩臂。我亦當取汝子一臂。以洩吾恨。言畢。瞋目切齒。取利剪斷其子之左臂。鮮血淋漓。旁人奔救不及。女亦醒而大哭。不自知其所。然蓋為樹神所憑云。嘉興人有陳姓者。由孝廉入資為中書舍人。家有老槐一株。數百年物也。舍人有妹婿為狐所擾。一日赴陳氏。狐不復至。比歸。則狐擾如初。家人研詰其故。狐始不肯言。繼乃曰。陳氏有黑將軍。氣象雄猛。吾甚畏之。舍人乃迎妹婿下榻書室。其居適與老樹相對。狐久不至。陳氏每歲祭樹神一次。以其庇蔭全宅也。祭樹之日。狐忽來擾。家人復詰之。對曰。今日乘黑將軍之醉。姑再來一叙。眾始知黑將軍者。實樹神也。厥後數年。樹被雷擊。而陳氏亦漸衰替。人謂陳氏前此家道殷實。人口繁祕。頗得樹之呵護。一旦雷神致罰。豈樹之精靈。歷歲久而將為祟歟。固未可知。而要之陳

氏數十年之盛衰。實與此樹為始終。云。余謂桐孫之所聞。固不誣矣。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然老樹閱世至百年。得日月之精華。受雨露之滋培。其靈氣愈積愈厚。則無知而若有知。亦理之可憑者。如謂老樹盡不以斬伐。伐之必櫻其禍。則亘古以來參天之木。將充塞乎宇宙。揆之於理。當不其然。凡人之偶爾獲福者。或其平日所為背棄常道。殃咎將至。而樹靈乘之為祟。所謂其氣發以取之也。抑聞古聖人斷一樹。殺一獸。必以其時。蓋以天地所生之物。不忍無故殘損也。而况老樹閱世至百年以外者乎。彼遠天地好生之德。肆意戕物。可以無伐而必伐之。則獲福宜矣。若夫循自然之勢。審當然之理。而行以惻然不忍之心。樹靈有知。當曉然於氣數之不可逃也。夫孰得而祟之。

孝子獲福

湖南甯鄉農民謝上達。生不識字。而有至性。其母病。掌腕不能動作。上達傭賃以養母。每雞鳴起炊黍熟。調甘旨一盃。溫盥湯烹茶。備巾盂。蓋者。豫置榻旁。稟命畢。乃趨傭所。傭甚勤。功常倍他傭。日未暮。白傭主返。奉母餐畢。然後盥濯休息。傭主與酒肉。必歸遺母。傭不遠去。以二三里為率。便定省也。母髮亂。躬為栉沐。衣襦垢。躬浣濯之。暑月為母澡浴。不少厭怠。母病寒。苦鼻塞。口承母鼻。以氣吸通之。暇則坐母旁。說委巷瑣屑之事。以悅母。鄉村有燈會。或演

劇必負背往觀之。雖暑雨祁寒深夜。不以為勞。如是者二十餘年。母既卒。每值當祀之辰。出市酒肉楮帛。晚出田隴間迎神。慰問其母。且語且笑。如生時。既設奠。則躬坐筵側。勸加餐焉。祀畢。則涕泣哽咽。送之田隴間。上達有兄。早世。至是乃呼兄祝曰。母老矣。病不能行。兄其背負之。毋使疲於道路。言至此。輒慟哭不能止。道光二十年。長沙人有扶乩者。或問天下有幾許孝子。乩書某某等二十餘人。俱獲天佑。及身富貴。謝某已老。當以來生獲報。可擁八駟也。上達初赤貧。晚乃小康。且健甚。年八十始歿。夫孝為百行之先。壽為五福之冠。天之所以報純孝者。亦何必待來生哉。

李遊戎遇魅附

廣州有李遊戎名承烈者。從軍黔省。偶失道。天且暮矣。遙望里許有寺隱約林際。趨赴之。扁閉嚴固。扶扉入。殿宇宏壯。然蓬蒿沒徑。似絕行蹤者。西廊停一柩。東廂頗潔。而空洞無牀。几僅一琵琶懸壁上。弗之異也。席地而寢。命兵役秣馬殿後。夜半若有扶之者。驚寤。適月色橫窗。耀輝若晝。見琵琶盤旋空際。戰戰有聲。異之。危坐諦視。忽撲面來。捷其額。遊戎躍起。拔刀揮之。忽裂為二。復兩相騰繞。往來如織。連擊之。輒上下閃脫。莫能中。如是者久之。遂無所見。遊戎亦倦極。將就枕。聞院中格格作響。穴窗窺之。見柩憑兩椽若足。踰躅而前。已至戶側。抵

觸甚厲。牆宇震搖。即破窗跳出。柩即旋轉。隨其後。駭極奔避殿內。柩亦踵至。乃躡登神龕。甫
寧慢。見一紅裳女子。立龕內。向之而噓。寒風刺骨。暈絕仆地。天明。兵役入救。則東廂琵琶與
西廊之柩。皆如故也。遊戎大怒。火其寺而去。

蘇州瑞光塔蟒蛇附

蘇州盤門有瑞光塔。乙亥之夏。大府善費。將重修之。屆期。工匠緣梯至塔頂。忽見一巨蟒。頭
大如巴斗。腰圍三尺。蟠踞塔心。腥穢特甚。驟觸其氣。皆昏墜地。死一人。傷一人。董其事者
無可奈何。遂設酒餉香案禱之曰。今日奉大府之命。一郡風水所關。且恐傾敝而妨民居也。
請暫避以藏此役。俾獲覆命。夜夢一老人衣冠而前曰。君此舉誠美。但余在此修鍊已千年。
未嘗賊一命。戕一物。早知今日有此劫。過此便可得道。惟兩匠因我而死傷。又須遲三百年。
乞君成全。後當圖報。董事者以此覆大府。遂命輟役。後數年。吳子健中丞飭局修建。已卯六
月。塔頂被旋風吹折云。

善後崇人

駐英二等參贊官黃遵憲公度之弟名遵路。字公望者。嘉應州諸生也。年三十餘。忽發狂疾。
醫調漸愈。越三年復發。人勸之服藥。不應。謂所親曰。吾疾豈藥所能治耶。自吾始疾。常見一

白頭翁。又為天神鬼魅之狀。多方誤我耳目。心口昏束縛不能自主。此數月來則宛然一十七八好女也。曰就擾我。誠不知何孽。然幸勿語人。恐人疑我生平有遺行也。又言此女自道其姓名及襮飾甚悉。有時忽瞋目拊牀曰。幸吾有把鼻。不然者殆矣。先是公度從祖家有蓄薇花一株。或見其化為人。而其家有發狂疾者。乃移植於東偏。與公望居相近。而公望又發狂疾。家人疑此花為妖。議芟夷之。光緒十五年五月十七日。日加午。家人潛伐樹。掘其根。將棄之野。公望不知也。忽於是時刺刀於腹。大叫倒地。創不甚深。越日而卒。

余既刻薛公海外文編。明年公子慈明復以筆記相屬。亟為校理。期年歲事。筆記之作。由來舊矣。大抵尊聞談故。間涉寓言。此編體例分類編目。悉公手定。其論事平正通達。涉筆謹嚴。與文編相表裏。餘雖隨筆劄記。類皆馳騁精覈。自備一格。回憶一鐙侍側。聽論往事。娓娓不倦。今僅得於此編讀之前日之樂。渺焉如夢幻之不可復接。可慨也夫。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甲申朔蕭山陳光淞謹跋